

ル 5
3134
12



3134
12

南潯志卷四十六

里人周慶雲纂

集文一

褚氏家譜序

諸暨 楊維楨 鐵崖

褚氏之系出自微子宋共公子段食采於褚號曰褚師因氏焉
其在衛有褚師子申定子蓋其族之仕於衛者也漢元成間有
褚先生大以行顯嘗補司馬遷史記六朝來褚陶褚裒皆以文
學名至唐褚亮博學才敏預瀛洲學士之選其子遂良為顧命
大臣遂良由河南徙錢唐其子孫所居號褚家塘後有徙居茗
城者亦以褚姓其甚今聚族烏程之朱塢即自茗城來也其祖
為世超墓在朱塢後洪冢舍曰光遠庵云世超生世隆世隆生

大理評事琳琳生省幹溶溶生宋□郎提幹大同大同生宋迪
 功郎淮安縣丞士登士登之子長宣教郎友龍次仲龍友龍無
 子以仲龍之子將仕郎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天祐為嗣焉天
 祐三子長錫珪善州教授縣志作東陽教諭次錫琦次錫瑜蒙古學正
 善州四子嗣良嗣英嗣俊嗣賢錫琦無子以嗣英為其後自士
 登□前凡十世皆以詩書起家由科舉入仕者代不乏人宋革
 故居遭兵燹子孫亡其實錄嘉言善行不復可考矣嗣英於族
 叔祖桂巖公所訪得家譜令其子桂繕寫為冊冊成乞予序予
 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褚氏之澤已踰十世而其來者尙未艾
 也桂之為伯仲者凡六人皆從名師習舉子業里以衣冠之族
 稱焉歲大比鄉大夫錄以充賦者褚氏子孫居多吾卜褚氏祖

之積者厚而嗣英之培其積者益至吾見褚氏之來者益衍而
 大以五世之澤論君子者又豈可以律以褚氏之澤哉褚氏子
 孫尙以予言勉之

元故褚樂閒先生墓誌銘

前人

公諱錫珪字君玉其先出唐學士亮亮子遂良由河南遷錢塘
 子孫所居號褚家塘其後有徙居苕城者亦以褚姓其巷今聚
 族南潯之西若塢莊者即自苕城來有起身科第者為宋迪功
 郎淮安縣丞士登公會大父也宋將仕郎管元吉公大父也宋
 將仕郎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天祐公考也公性沈靜寡言自
 幼有識量檢閱君嘗夜遇盜盜認君巾服欲刺之公潛以他衣
 冠易之於庸皂而免長究心經史遊庠序間獵獵有俊聲安定

書院舉之儒臺授東陽教諭曰吾親老且病忍一日去側耶雖不仕得朝夕養我親吾志周滿借有高位違孝而往不爲也矧縣學師不能信所志者乎遂辭朝夕躬上食親前親有疾衣不解帶者累月藥餌必親嘗乃進居喪哀而毀有常情所不堪旣葬追慕若將見之至老弗渝篤孝之行人無間言里父老訓其子弟之事親必指公爲則云族有貧不自給者則與之粟貸不償者焚其券又多蓄善藥以濟人平居口然燕必冠對客則風流談論務使之盡驩晚歲鑿圃蒔花竹以自娛創樂閒堂因自號樂閒居士其在鄉閭平心率物人比漢陳寔博古而尤善知今事人比唐齊幹行遊城中邦大夫候其車音爭相迎致問時政善不尊而稱之爲樂閒先生公生於宋德祐五月二十二日

卒于今至元庚辰六月二十九日年六十有六娶張氏四男長嗣良次嗣英出繼叔後次嗣俊嗣賢女一適董汝華孫男六應椿應桂應松應杓應雄應樞以至正三年正月六日葬于烏程永新鄉大舍降塢之原傳曰施嬭衣褐天下稱妍賁諸赤手天下稱勇士之美者又豈藉區區爵位耶吾觀樂閒先生者是已先生卻仕而口爲孝子爲義士其卒也不應銘法歟銘曰孝爲則兮義不頗仕則少兮德則多先生之樂兮陰陽爭和先生之則兮爭紀於瀆與河南之潯可竭金之岡兮可陂我銘其人兮不可磨

贈定巖上人入東序

金華 宋 濂 景濂

大雄氏之道洪纖悉備上覆下載如彼霄壤無含生之弗攝也

東升西降如彼日月無昏衢之不照也弘敷固假于教儀妙悟須資于禪定所以銷融其粗濁振拔其精明降伏其塵勞躋登其實際非知力之能強必頓覺而後成蓋亦憂憂乎難矣爲其學者當究厥誠一法不立而日用熾然六入本空而眞機獨露雖有所証未能自信於是遠訪師資以求印可利鋒相觸兩雹爲之交馳疑網旣祛星月爲之朗耀非具大慧充大量要不足以與于斯也定岩戒師吳興士族積善提之因勵精進之學美譽流于四方純行信乎四眾且以見聞未博踐履或礙泛東大洋海而睹古佛顯化之跡登天台靈巖而詢應眞示現之方波濤春撞皆談苦空林木葱蒨各彰實相此其立志甚不小也嗟夫世道旣降正法不傳辭章之錦繡足以移易其性情勢位之

肥甘足以斲喪其智慧雖方袍而圓頂或塵容而俗狀滔滔不返可勝歎哉有如定岩專心爲道如孤雲野鶴弗爲世氛之所染如崇蘭幽芷弗爲無人而不芳寧不爲君子之所取乎所謂充大量具大慧者異日當于定岩徵之也定岩之還也且過南潯省親身居桑門心存孝道大雄氏所說大報恩七篇皆言由孝而極其業定岩又能行之矣則其所可取豈直前所云云哉會余詞林請書首簡顧文逋之叢沓兼羈思之繽紛筆無停思語多未醕同志之士刪而正之可也

贈董編修序

德清 蔡汝楠

人之才非不可馭智非不可窮俚乎名無所托而泊然思守其中此非難者也所可以爲難者豪雋倜儻之士膺受不羣之質

囊括無涯之智凡傳記可喜可惱之事皆其所辦猶曰非其至者回觀照而智有所不敢用根性命而才有所不敢恃稽中德而聰明有所不敢盡斯則斂盈于沖協善于約舍豪雋倜儻者之所優爲而似乎非才智者之所易爲方有過人者繇此永慎修之思篤未見之望其審畔援歆羨之微以凝肫肫皜皜之體蓋若赴海之水混混而不可阻也斯則爲甚難僕本下邑之鄙儒也且以童子備官不能自樹而羣處於通都大邑之中或語之以操觚執簡窮詞賦之麗則悅語之以名山貞石勒一代之文則悅語之以竹帛之事旂常之績則悅及語之以附青雲之士乘建瓴之便以收天下之譽凡騁意氣極芬華亦無所不悅旣而以犬馬疾願謝朝請官陪京時則潯陽董君引僕於大人

君子之林俾聞修己盡性之說僕卽驩然欲罷馳騁求近裏以爲曩之所好質本不逮而今之所聞能不在多精神之所在詒察之所及自謂一雖未協而志或無他矣豈意退處數年之久聲華意氣之好實時往來于中而未能泊然以守也夫以僕之非智非才而況君之多才多藝又以僕之不足爲難而況君之大過人則僕之不能與君之能也皆宜相証而不容默者矣孔子之言曰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人皆曰予智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大抵智非決擇自不能不失之於實用道非實修自不能不反之於故步今之君子舊日之所趨如曹植蕭統詞賦之學馬遷班固文章之學蕭何姚元之吏能之學陸賈鄭當時通顯之學與一切繁華之學

可以材智求者舉之終自喜其可勝行之終自喜其可至吾人
修己盡性之學肫肫皜皜之實不可以材智求者竟若存而若
亡也故客念盤互紛華羈縻而神明之德障蔽于中方且據其
影響者以爲是宜其或有失于避失于守也子貢嘗喻聖人之
道於宮牆而歸之於得其門而入自號曰智失之不覺者蓋不
得其門故也如其果不以才智求而以志求反觀內究之功進
有無窮之途向負可騁之能退非羈縻之所精神思察一歸性
眞而才智之斥聰慧之墮則入德有門志無搖奪寧有茫然失
之實用者乎僕之所謂難者至此爲果確無難願與君共學者
蓋在此也昔僕以郎中出守千里君以所憂者學不在吏事故
懇懇授以此指至於君侍從之職將揖讓君相之間稽攷平生
之學殊非郡吏之比舍學亦無可以贈君者故仍究竟其說若
夫觀省之機則豈待僕之言而後發也

與董潯陽內翰書

茅坤

嘗觀古者朋友遠離或託之佩玖或申之蘭茝及其久矣不合
則借山川訴鴻雁以綿其道路之思而其引睇增欷有若兒女
然者僕每恥笑之豈知今日僕之於兄抑獨有爾者無他人生
宇宙同心者寡時或參商情輒倍併故也秋來露繁木葉漸脫
四顧熒熒愬言靡由況以失職之人而憑之以蟲吟之候以憂
讒之士而附之以室遠之思所謂夜彌永而路彌長南望江流
忽不知涕之霑衣也夏日皂隸湖南來得兄所贈手翰上下數
千言大約皆易之避難之旨處困之戒蓋有楊惲之所不聞于

會宗魏其之所不聞于高遂者何其忠也僕雖不敏當佩衣帶以示無忘而兄又嗔僕不能遠引孟氏動心忍性之旨以益其德俟知己者而用之反以盛年遽欲沈鬱自廢痼情癖志于文章詞賦之間以汨沒其好而其音頗不當有所刺懟嗟乎兄之愛我周矣僕豈敢爾哉蓋嘗聞之古人矣天地逆旅也升沈浮陰也榮名委蛻也好毀幻劫也人以其身遊乎天地之間所與日月爭光死且不朽者惟區區心知而已而至古今賢智之士馳騫乎榮名好毀之間以快其生平者自達人視之蓋一覷耳他不暇遠喻姑自僕近日所遊趙郡言之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之威名平原公子之好賓客當是時豈不矜名喜能聲施當世哉而今已消歇其所稱高臺曲池繁謳豔舞連翩綽約震

耀赫奕者不可復見而所遺一二墓宮頽然霜露荆棘之間往往賈豎牧兒相指觀臥牛羊於其上耳彼且如是況其細者乎故蚤夜刻行窮而益固者哲人之所以自適也恣名納時抑而多懟者小人之所以自惑也前所奉兄書將以期月之間求爲棄官而祕跡岩穴者蓋感日月之易邁傷事幾之不逢生而無聞死而沒名謂與萋莽同耳此僕之有所託而逃焉而云云于左右也而兄之復乃欲遲知己者之及而用之豈不悖哉原兄之意豈不以聖天子在上賢公卿方攬名延英而海內材藝謀哲之士龍翔虎蔚而進而僕又嘗偶竊聲名于時者往歲之事適爾而久之固自有知者然不知士之生世各有所適或遇或不遇命也兄抑嘗察仲舒所以迫扼于元封建元之間者乎武

皇帝漢之雄才大略之主不世出者也公孫弘名相也方弘之蔬食布衣折節虛己開東閣以博延天下賢良茂才之士盛矣而董仲舒號篤行明經儒也獨以睚眦之微不及錄用相之江都徙之膠東逮身歿而止何哉故曰遇不遇命也使當時或偶弘以其所推轂王臧趙綰者推之仲舒則他不敢過望如漢皇帝所與廷臣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草封禪明堂之儀以潤色一代之鴻業者舒亦稱博古洽聞舊矣豈特默然無尺寸贊畫其間乎然而不逢則亦飄然遠去而已耳故曰君子逢時則奮飛不逢則龍蟠而蛇泥蓋嘗博觀古今之間岩穴之士不可勝道若虞卿脫萬戶侯卿相之印棄如敝屣困其身于梁者情有所以爲也陶元亮一試彭澤不得志賦歸五柳完名環堵者志有

所摩也嵇叔夜抱琴行吟弋釣草野不欲以章服揖拜上官者性有所便也而僕不佞幸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他日又嘗破內子璣縞之飾買書數千卷篋貯其中甚可饒吾歲時賓客伏臘之費而與諸弟子誦說爲樂也兄以爲當乎否乎將移易其道徘徊中外之間從諸君薄遊以成名乎抑亦憫叔夜之不堪察元亮之有託性固有所專一而不化者而順之以適其志乎此固中心之微可與知者言難與他人道者而聞兄滿告北引僕將有進退之決于兄而待之漕河之間故不勝感悽縷布所云幸爲我少駐官舟焉悉次第而裁教之荷甚荷甚

答董學士用均書

李攀龍

某不佞始偕計來京師卽海內諸搢紳君子言文章必言館閣

言館閣必言執事未嘗不私竊慕之安得附青雲觀當代之盛也久之乃辱執事三顧某於逆旅之中而不得亟見坐令從遊之願沮於出守至今恨之未有以報此自執事能折節下士而士益以此重執事誦義無窮時顧某何人又至辱所推與謂某文章司馬子長西漢諸名家之流又謂某志行俊偉也某何人而敢處一於此哉徒以在比部時多拓落杜門稍類彊直自遂者爾其實無以自見卽不自量有所著述亦復下里自好者爲之終未敢齒諸作者之列今不知何以當執事之心且執事以文學親幸之臣而不忘郡縣其理之治是豈獨爲愛某也頃當淫潦爲沴自京畿千里齟齬蔽野而禦人白日雖有溝壑子遺又無以佐公家之急而山東道塞使者冠蓋相屬於敝邑率不

能飭廚傳稱其意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其在某上之旣無莊助吾丘壽王嘗爲侍從之望次之順德又不可施以會稽東郡之政卽某摘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哉誠自知不免於奉職無狀矣莫不救荒而某拮据爲甚官無蓋藏仰給鄰國方且奉中丞御史臺德意惟謹而何以策功名之會大水之後壤土膏麗錫我來牟將受厥明此非所以慰執事隱惻斯人者乎過此以往庶幾藉以喘息云爾某何人至辱執事也

與董宗伯書

王世貞

長君來拜領盈筐大貺捧讀教劄累數百言至扇端見贈長篇並枉訪返棹一律題山園二律格調高爽辭旨雄麗無論遠逼

開元而飾獎逾情使蘇壤棄餘均薦蘭蕙昔任彥昇不惜齒牙
餘芬借引後進昌黎題長吉壁欲驟令得名操觚之士以爲美
談貞之薄劣乃兼得之忭喜狂發不知所裁第留尹之補非繇
時私乃是奪我丘壑就彼樊羈耳方以心跡未白上疏控辭倘
不得請恐竟成狼狽日夜憂之計無所出而猥蒙賜賀固我老
伯通家大人至誼非衰劣所敢承也長君枉駕時適有州大夫
會次辰以先忌東歸躑躅丙舍雖一獲參承遂缺杯酒之敬怒
如調饑不揣奉酬排律一和返駕小律一自愧續貂不能掩帚
唯有以教削之爲幸名園大厦神仙宮府迫於私宥未獲展摠
衣之誠無繇竊窺其盛數也如何

又

前人

世貞不自量其骯骯瑣尾妄欲偷安此身方外入世以來於生
平知舊一切簡弛乃至通家尊宿肺腑所切如我老伯者亦僅
一私淑起居於元馭學士不能馳阿段修竿尺而賢器長兄則
儼然以箋教幣貺捧誦之餘旣躍然喜且慙然愧心也道體健
勝造物所篤視履飲啗劇談久坐神明慙溢足以映帶少年數
輩而來示忽復有疲羸之歎豈沈昭略所云清虛日來滓穢日
去邪嚮者獲奉几杖山園諸亭館泉石之勝便是欲界仙都小
有洞天然此猶作外境觀今謂更創別館繞以流泉深居兀坐
擬跡頭陀倚榻長吟飾巾待盡夫此飾巾待盡卽是不作壽者
相上德無爲而無以爲無生至理要從此關研出虛極靜篤先
天白露惟我老伯恆存之而已世貞雖示卻家累尙以家故旅

謁公府而於長公處不能一伸杯勺之敬能無爲達者所笑

又

前人

邇審賢器大行公以使事南歸令孫祠部兄將以起色北首而我老伯方以難老之錫優遊於上豈惟天倫之盛際抑亦人文之極觀也冬初見醫士盛生道老伯微爲骨鯁所苦因而咽中氣壅頗碍食飲凡六日而解今得大教果然蓋外來與內召其病形雖同病去卽復固不可同日語也所喻靜中爲雜念所擾不能絲絲若存此是多劫夙障受生本根加以居平耳目緣染豈能一切斷盡惟在求所以勝之令其有起輒覺熟則漸息耳貞所謂病人說病方當不滿和緩一笑也九月間常德喻君見過其所遭乃地仙薛翁於衡山中授法頗極簡易然行之者十

不五得貞幸而三日得之一月間周身殆徧亦自快暢第以家弟聚首人事旁午米汁緣誘墨卿見陵十寒之暴漸爾不酬今季方已遠尙平粗畢昆蟲閉關此其時也劉生所受似的但不知爲老伯盡述否

上董宗伯老師書

王世懋

世懋不登師門歷六七霜矣皤然鬚髮非復絳帷旁故吾顏色日月如馳不知吾師黃髮幾何壽骨加昔何若昨幸辱狝輿至止光我蓬戶屬凡鳥之投異林竟違汎埽自恨寡緣無弟子禮至此卽日過華亭轉而上謁通德里門不意舟膠於冰而狗馬之疾大作鑿冰亟返委廢牀褥術者又言是月大不利見卽簡書之畏且未暇顧終已不能望顏色於咫尺之地忍爲門牆罪

人徒有流涕覆面而已敬以喘吁之隙口授童子爲書起居而垂橐外吏了無可以稱壽者種種愧心故非墨卿所悉伏惟吾師矜而納焉溽寒方甚爲道珍愛以永斗山之望不宣

又

前人

世懋之自歲杪拜大教也則靡日不心函席矣卽病夫守閤門之分道民無境外之役而義惟在三儒道均重要之不可爲交遊例者實礙於春中向家兄請半月之假潛踪負笈執都養於外舍問眠食畢借便而過武林深入天竺諸峯窮飛來虎跑勝處了此一段夙緣然後歸而掩關籌策定矣而兒女債迫小女爲婿家委禽遣嫁在三月初又兩兒出考在卽雖絕交關亦須視其出入臬比至願重爲舐犢所奪展轉胸臆紆軫何堪念欲

改期造請則弟子缺然不報之罪丘山日積世懋所不敢也用是敢先一介持不腆之玄纁謝不敏於闈者惟我師鑒而納焉倘清和無暇則以初秋爲期望顏色聆清言當以日爲歲矣方今存翁相公八表養翁老師與吾師皆以大老表閭館閣相望鬱爲盛事覺勾吳之墟常有異氣否吾師天授玄解比想專神寡慮以膺遐祉令老門生蒲柳之姿常得借蔭大椿之下足矣足矣拜送之辰形留神往注結中懷言不能吐

又

前人

曩辱吾師之儼然而賜臨也自顧門人之禮百不一盡而充庭厚貺暨令孫膳部之惠則偃然而當之了不報謝此其意非敢云然也以爲弟子之於師卽束脯無不手獻者若以一介之使

代將函丈之拜且無日矣其必欲亟馳而問眠食此心蓋寢興不替也坐稍逡巡爲欲請告之期遠耳不圖台旌行後家兄忽遭憊疾形容尪削跬步不前舍姪遊學以弟代之醫藥日奏憂皇無出更思百方以娛之適有天幸漸就平康而舍姪復歸眉端始得少舒問之途人則令孫使節已聞還朝久矣然猶昏昏於塵鞅之間如是者又月餘而直指來臨須其行也然後請於家兄於朔日焚香後買舟修謁家兄命曰而亟往俟而小至拜牌祀先也世懋趨而出乃途聞妻兄之變迂舟海虞則阻風湖口一日夜懊悵不已亟竣事而夕行風鬪舟膠僅過吳江將抵平望屈指歸期逾約懼干家兄之誅不得已返棹謹令小僮持所手上束修拜而送之曰爲我泥首臬比展限兩月終酬此心

也併寄令郎大兄令孫膳部兩書當時皆儼躬懇者今亦付之兩奚矣慚汗投地無所自容惟吾師哀而諒焉前覩張司馬薦剡借重吾師甚至道路籍籍皆言東山之起計亦非遠我朝三代甲科雖間有其人至於祖孫父子同時膺仕則千古僅見於今日非甚盛德何繇致斯願吾師加餐應詔爲天下成此盛事也舟次疾書漫無倫次矯首西望神與俱馳

又

前人

世懋入山不深竟爲人所物色國恩至再遂不得辭出山小草殊不足道然以葑菲下才叨冒三省追惟始路秋毫皆洪造也迂道菰城卽不敢望後堂絲竹冀一見臬比受教而行足矣不意安車乃出孔道登堂瞻拜懊歎躊躇欲返故棹迎謁中途而

潘司寇業已相遲不得已留小僮持不腆筐篚爲獻顧辱使者追致教儀捧誦不覺感泣白首傳經以半載閱八閩文此苦自知誰能爲不才道此者師生誼重今日乃見仗庇獲竣場事得餘皮骨歸見我師蓋望門而喜可知已尤次率爾報謝不知所裁

祭董潯陽座師文

王錫爵

凡號門生恩知所自矧微多幸託身名世伯樂之閑匠石之肆鴛足朽材是依是庇彙于王庭待以國士生我成我在三等視及門以來逾三十年出攀霄漢入侍林泉身範德儀耳服微言春風夜雪時許周旋竊比侯芭入室太玄每讀師文春容大篇騰騫蛟龍吐納雲煙經緯互耀金石相宣毫端萬象如探九淵

斤其緒餘裁書累箋敘致詳委酬答勤倦凡有疑滯遇師轉圖機脫於手所攻無堅知其胸中揮斥八埏囊錐早出目牛無全帝簡詞臣受知獨偏時或夜半宣室屢前倚馬趨詔玉版並傳人皆糾紛師獨閒閒師之在朝日扈法宮寵毗勳輔位躋秩宗歷踐清華豈不顯融爵獨謂師未究厥庸師旣歸止扁舟五湖逃名晦跡自比陶朱義鳩宗戚澤潤里閭爵獨謂師未展其謨生平娓娓畫天下計炳如燭然森若碁置不鄙謂爵可以繼志傾囊倒屣勗以從事爵也不才因緣遭世上揆主憂下圖民利如冥索途惟師指示又如朽壤在陶成器惜不盡効寵極而躡桃李如林布滿朝序凡皆牆仞經綸所寄笠澤陰陰茗溪漣漣輕軒曲阿小舫平川徜徉竹樹點染松鉛篇詠陸離賓觴駢闐

高談皇義旁及竺乾八十六載繩飯渥顏我親其庭玉樹競妍
長君登朝芒隕諫垣載貽孫謀纓綿蟬連伯秉高節羽儀翩翩
仲也繼興師待暝焉實繁有徒蚍蜉撼山相彼飄風終朝自還
講張既息福不唐捐不知者人可知者天生備箕疇沒歸箕躔
靈兮夷猶曷不釋然嗚呼哀哉爵于去秋解組歸來師爲命駕
至婁之隈雙瞳爛然中夜徘徊慷慨議論令人心開謂當百年
齒鯢背給相期疾間杖履追陪天降鞠凶熒熒夜哀辱師唁存
瓊玖在懷曾幾何時師亦夜臺老失典刑眼枯心灰齊衰不弔
我弔與哉靈其鑒之歆此尊巵

皇明史概序

福清 葉向高 進卿

國朝史官卽備輔臣之選一主直筆一職平章皆從神明上發

出互相運用而史爲之先正欲其端心術辨邪正貫通今古他
日運之掌上此祖宗深意而近馳騫止爲枚卜之階殊失其質
余與少師文寧朱公先後入詞林性行相似公快口直腸不顧
忌諱乃退居隱約無他嗜好穆然若思窅然若忘意必有凝精
着力處而莫窺其際乙丙間同官留都一日闖其書齋則所積
皆朝家典故與誌傳之類中多塗抹點竄如芟草存株拂塵見
鏡余不覺拍手曰公留心大業而不以示人亦不余告何居曰
甫田之墾發端安望菑畬輒自號于人曰乃積乃倉世間無此
莽漢皆大笑而別後余出入經浙渡江公必來會余必以問第
歎曰學知不足教始知困難言難言久之與余共事綸扉票儼
極煩會坐中堂公輒以其間退居寢室余必翹而出之曰軍國

重務豈閣臣宴息讀書時耶比余求歸堅臥凡五六月天子憐之將允放公既日日過從大都攢眉相慰解至是釋然又復黯然余曰此回度已長別數十年著作今再不言更在何日乃出其篇目與稿之十三以示曰大政表提綱挈領之義曰大訓明聖學聖訓之傳曰大因著承先啟後之概曰大志分門別類存體要曰大事徹首徹尾無遁情斯稱極備始繼之以列傳曰開國曰遜國曰歷朝曰類曰外二百六十年人物燦然臚列總曰史概撮其本末兼諸家之體各開門戶成一家之言余雖未得其全而大都已瞭然心目間矣因戲曰昔陳文憲口題修正史館中俊又如林因材分任畢竟望洋公以一人肩之儻所稱志大宇宙勇邁千古非邪公睜目徐曰後數年從山中索子序文

方了此一件勾當余悔失言因曰天下有以書索序者情實未必相副揄揚未必盡真世之通患余自來斤斤亦不能免未聞以序促書者不求而自炫非知舍己以要人不情懸空以希未必得之數似乎孟浪從來所無譚亦駭聽抑公立志較然着筆既久遊刃可期我兩人之相知已老可以豫訂創爲之亦無不可卽席次其語以稿納公袖中慨然曰公方任天下之重毋庸藉此立名抑事勢日異將必有超乘而上者公孫弘不可學則有成其爲太史公而已仍囑曰人壽幾何莫作遠計書成彼此尚健更端何難不則燬之毋留世間作話柄可也

答朱平涵

前人

承教謂尊目漸昏古人有自托于青盲者得無類此若不肖則

雙足蹙蹙已成廢人此是實事周虞卿所親見家人欲爲醫治不肖自念有三便宜不醫更妙生平好動一日不動卽不快活登高涉險甚苦吾足今足病則不能行行亦須輿一便宜也世人之不相亮者頗相驚恐謂死灰復燃今天刑吾足朝端決無跛宰相羣疑或當少解二便宜也家有二老妾不自度量常相責望甚爲所窘今足廢則不能動可以息其妄心三便宜也惟是登臨遊覽頗覺費力而去家一舍有靈巖福廬二山洞壑奇絕海內希有開闢以來湮沒無稱至不肖歸田之日鄉人始相率修治名勝畢出山又陂陀不甚高峻易于登陟今誅茅結宇其間可畢吾世又有一二清歌雅奏可以佐歡野叟山樵可與共話每一回想八載綸扉呼天叫地景象不啻自地獄登天堂

彼白簡皂囊代爲促歸者皆是大恩人大功德主子孫當世世尸祝耳

答朱平涵

無錫 高攀龍 存之

年丈以地方役事冒羣譏眾訕毅然爲小民造命此大丈夫所爲卽此一事他日立朝之概可見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爲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爲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在天地間週三光敝萬物而常存其不然者以百年易盡之身而役役于過眼卽無之事其亦大愚也哉弟邱壑中腐物也有虛見而無實用舍年丈其誰與歸尊東有云弟與王年兄論動極靜極之說已忘之矣然吾輩學問以眇爾六尺爲太極作个骨

子則陰陽動靜又不足言也何日得一抵掌臨書慨然

與朱平涵相公

山陰

劉宗周

起東

頃讀閣下所著書雖遊戲筆墨間事然于當世之故亦既媿媿及之矣使能一一見之行事則此書未必非先資之言而相天下之道思過半矣曰小品志遜也雖然道固有大于此者乎愚生請臆而進之今天下大患第一在學術不明而于大臣特甚大臣之學術不明則必以正心誠意爲迂濶而趨希世之邪說以之致主必以堯舜爲不可爲而踵亂亡之覆轍則亦適足以賊其君而已矣方今聖天子固嘗有意于堯舜之治矣一一大臣亦嘗以堯舜望其君而至所操術以自進不免賊害其君而不自覺高者調停卑者觀望調停觀望之術窮又思反其道而

用之頃者江陵一案不難盡詘皇祖之睿斷與之昭雪且日以號于眾曰事君者學江陵而已矣問其故曰江陵能以申韓之道事其君擁少主當疑國而天下謐如今天下獨不得江陵而用之何恤時艱噫擁少主當疑國古大臣獨無伊周其人與江陵學申韓而失之奈何復從而燃之人心不正學術不明未有甚于此者且夫以江陵之才使正其心術以濟雖古之伊周何以加焉先正有言曰正心誠意平生所學惟此四字此萬世相天下之善物也閣下居恆學孔孟之學亦既有聞于誠正之說矣今試取伊周當日之事揆之果能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與果能以寵利居成功與果能仰思不合坐以待旦與果能吐哺握髮來天下士與果能聞流言而不惕與此

非真有得于誠正之學者不足以語此閣下試取而証于今日果能一一致之吾君將見君誠莫不誠君正莫不正用人行政各得其理而吾君已一日而爲堯舜矣吾亦何忝爲伊周哉倘道不出此進之必爲調停觀望退之必爲江陵無一可者先正有言纔讓第一義不爲便無第二第三義可爲方今廟堂之上綱解目弛君子日退小人日進其病實由君志之未定然則轉移啟沃之權所責成于閣下者豈其微哉夫正心誠意大學也伊周大業也堯舜其君大任也閣下先資之言旣嘽嘽乎小者而不居得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不佞敬爲天下賀矣辱愛瑣瑣自忘其陋幸閣下進而教之

答朱相公平涵

吳縣 姚希孟 現聞

不肖迂疎狂率自束髮以後迄於升朝所交海內偉人鉅公以其直腸無僞朴質未雕時收之藥籠中然或出自門牆或生同梓里陶鑄有日氣類非遙雖有一日之知未詫三生之遇則未有立談見許浹月彌親喜其孤子之踪忘其謠詠之口如閣下之於不肖者也獨恨託契方新而睽違踵至在朝家爲大廈之失楹在輿情則羣盲之離杖而某一身不孑孓更踰尋常百倍試觀閣下旣行之後斥逐者幾何人褫削者幾何人唐之流徙宋之羈管猶不足盡其慘馴至三木囊頭者相望於詔獄而其禍浸尋未已嗚呼誰生厲階諸君子不得不還自咎乃國家二百年之元炁鐫削至此如尫羸積弱之人割癰逐癥豨苓烏喙日進不休性命之源能毋遄促武廟初年李文正以緘默獨

留海內譏其浮沈乃有識者以爲默默匡楨所全實多不肖當閣下杜門求去之初曾惓惓以李文正相諷勸而閣下毅然爲劉謝正則正矣如國事何如朝士何如蒼生何事至今日夫復何言不肖猶浮湛此間足以明鹿鹿書生無所短長之效竊意閣下於數千里外猶密密蔭庇而遙護之不然當此之際贅若養癰存猶碩果不肖又非百足四翼黃緣善入者何以偃息至今也但長安一塊土嚮者不過驚飈動地駭浪泊天而今且化爲刀山劔林不忍見不忍聞之事愈出而愈甚此豈可一朝居且自三月以來家慈抱病支離牀褥言歸則沈滯稍豁言留則危疴轉增若瓠繫於此以待矰繳之加非但不智亦不孝矣秋杪冬初或可奉訪於午橋綠野之間因窮茗雪之勝也再荷手

教深佩注存日來因周旋湯藥倚家慈榻前率爾奉答深愧不虔統惟台慈茹宥

又 丙寅

前人

不孝自昨歲奄罹大戚匍匐南還中道而聞嚴譴自猜此軀不爲世路所容因於先人墓側犁土誅茅構一廬如斗大偃處其中不敢自附于中郎廬墓若土室之哀夏甫眞吾師矣閣下不遺鄙細惠然賜弔因身在荒垆不及詣河干謁謝妄意今歲風波稍熄當買輕橈度雲水借榻午橋莊俟閣下篋輿小憩賓從旅退然後手一編侍函丈之側相與商今訂古發枕中鴻寶之藏聆夜半入室之旨如宋時劉范諸君從溫公洛中效采輯之勞供鉛槧之役鄙願畢矣不意一月間砰雷駭浪疊見于枌榆

之地三木囊頭就檻車而北者絡繹相繼而不平之鳴起自岷
庶逞螳螂之怒干雷霆之威以千古從未有之事近出寒鄉連
鷄之勢既迫池魚之禍將成每一念之誠不知死所矣昨者伏
讀明旨似欲於法外施解網之仁第恐聖主德配唐虞而廷臣
意同羅吉萋菲肆布鬼蜮含沙將來結局未知與德音始終一
轍否若仰仗洪庇不爲餘毒所濺或俟焯暑既退秋爽漸臻便
當以煙水爲活計瓢衲作生涯台蕩衡廬之間將有畸人之跡
而必從茗雪發軔且望閣下之指路歧而詔津迷也不孝素無
貲可以聚書故架頭之貧甚於腹笥近亦抄錄數種恐屬鄙俚
棄嚮耳秋間造謁或挈篋以從向者讀蘇長公詩見魂飛湯火
之句竊笑不已今身履其境欲勉爲鎮定而怛怛不免嚮使聖
賢之俟命與佛氏之觀空隨得其一班豈應恒擾迺爾此其可
憐愍不徒禍患之相迫而在處禍患之無其主也知我者謂我
心憂更在此不在彼凡可以指囿而豁矇者願賜之司南謹伏
地擊額以俟

又

前人

帶水盈盈書郵阻隔遙憶老先生閉門謝客焚香展卷無綠野
午橋之勝而有讀易注書之樂雖滄桑陵谷總如輕雲幻泡不
足供達人之一瞬至若聖聰日就恢廓仕路日就澄清眞水落
石出覲見雪消之會已但此月以前之人情苦於不痛快此月
以後之人情又恐其過於痛快泰之初爻言連茹次爻卽繼之
以包荒至第三爻則平陂往復動色相戒矣安得正直而和平

如老先生者入養君德出定羣囂以徐收蕩平之化使其更百年而不變乎蒲州做座師與老先生墳簾同器昔嘗共患難今亦當共太平且聖主求舊正切安車束帛似可計日待也不肖驚魂甫定壯心半灰今得借齒牙之光□不爲時流所擯幸矣至近日所見所聞尙不勝鰓鰓過計行藏遲速欲取決于老先生恨不能縮地而晤對也

答董伯念書

許孚遠

承來札備悉邇時受厄於鄉里之狀先是青芝居艱有查處產業之意惜乎老師不從時當從容操縱在我乃易爲力若在今日真無善策矣執吝不可捐舍不得拂拒固難隨順亦難矣此鎮定含忍委曲調停於上下之際得失去留一絲不挂而又斟酌

之酌之權之衡之盡其在我聽其在人方是經濟學術青芝能之乎孟子謂生於憂患而易以困爲德之辨動忍增益正在此時願青芝無忽也令祖老師高年遇厄情極難堪青芝蚤晚□爲多方溫存勸慰且若青芝處患難而不懼捐貲產而不憂則人品超於尋常萬萬老師高明洞達亦有不以此易彼者矣青芝力自砥礪以上慰祖翁與尊堂而下勉誨其諸弟戒飭其僮僕轉危爲安轉禍爲福豪傑聖賢之事也念之念之

祭董遐周文

歸安 閔元衢 康侯

昔賢有云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夫知己豈易言哉若其中道永訣觸事興思有懷莫喻慟人琴之俱亡感風流之頓盡爲恨更自靡涯也始余與兄乍晤竹溪誦髫年之作駸駸江

阮甘拜下風兄不鄙夷緘詩相引迨予有以相印在他人必多過情之語兄復直筆點竄非真宿世結集何以有是而不永可勝悼哉世每輕視郡乘屢經修輯往蹟愈湮長谷以寓公而纂掌故嘉惠我湖良厚然博稽載籍逸仍什九兄大肆厥力廣之復招余佐之於是奇僻畢呈他郡鮮儷乃定本垂竣不獲親見其行可勝悼哉兄之家世洵以文名兄尤蚤振鬢序使無文園之病將荷宗伯給諫兩公之緒而益光大之使假伏生之年其所著詩文以迄稗官未知與用修元美孰多而乃月犯少微偏應吳中也可勝悼哉兄嘗嗤文士以身殉矣胡當屬續之月序至遊而標曾慥之名傳六客而叩蘇堅之履乎且借書頻繁諷詠無間豈一息尙存終不肯放此文字擔乎夏孟兄抱疴後

恆有札云弟病不可爲矣備志苦心恐委秋草余時驚異裁盒躊躇孰意馮楮諳諳竟成先兆也夫修短之數定之于天以兄夙深白業諒不因去住生牽戀惟垂白在堂嬌穉在室遺文在笥或不瞑目耳然兄之明德達於鄉邦兄之菁英千古不泯區區家事外舅洎內兄弟力能持之笥中之藏有余與仲弓人穀諸君子在不患其不傳也兄亦可無憾於九原矣獨嗟弱息此時襁負瞻水鏡以靡繇他日詩成丐品題而奚自撫棺長號引觴再酌金石膠漆式貫幽明嗚呼遐周庶來鑒之

跋黃九煙戶部絕命詩

黃岡

杜

濬

茶村

佛氏戒嗔良爲道眼不開瑣屑細故與夫已實理絀妄動無明者言耳若夫事至宏鉅名節所關人禽之界而亦復不嗔則是

形骸苟具而蘊然無氣古今無氣之人莫如馮道留夢炎及平康里中阿家翁耳而可以爲法乎吾與老友故戶部黃九煙先生蓋深惡之而嗔益日甚至於無終日之間違嗔以此取憎于世以致困窮危殆弗顧也然吾之嗔僅託諸空言而九煙之嗔則見之實事觀其無故沈淵無病辭世非實事乎蓋積嗔有年而發揮于一旦世人但見其猝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宜其反指醒人爲醉而不自覺其如泥也可哀也矣今讀其絕命詩二章其首章固已自明其嗔之故次章真欲與三閭大夫方駕齊驅豈欺我哉夫一部離騷經緣嗔而作也故屈子不嗔則無離騷由是武侯不嗔則無出師表張睢陽不嗔則無郡城聞笛之詩文文山以嗔故有衣帶銘正氣歌謝疊山以嗔故有卻聘書九

煙猶是也蓋嗔者生氣故九煙不死不嗔無氣故若輩不生世有我輩人不可以不辨此皆疇昔之日與九煙互相砥礪之概至是其令子櫛字禹公過訪出二詩

與堯峯月涵和尚書

長洲徐枋侯齋

杞人之天旣墜然豈無斷鰲足而柱之煉五色石而補之者鄙意百凡宜以靜鎮之卽此天而終墜矣尤宜以靜鎮之何也動固無益也況人定自能勝天平近者頗聞山頭不無紛紜我心悵然及雙老來札云一眾星散吾心益悵然及聞吾道兄獨襟被書卷振策登山不禁以手加額曰賴有此耳宋紹興中金亮南侵兵焚采石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獨張魏公以一小舟竟進一軍見之以爲從天而降遂以退敵今以合眾下山之時

而吾道兄獨往何以異此古德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今日吾無道兄一人不幾疑此語為欺我耶亦幾令天下後世謂法門為無人耶心折之至不覺開懷饒舌惟心亮之近來聞見頗多不愜鄙望處獨賴吾道兄一人為狂瀾一砥耳并望敬致老和尚為萬世觀瞻不佞弟不勝手額望之

又

前人

豐山有石鐘霜既降則鳴蓋有其具得其地遇其時則不能已於聲也他之石雖和霜而不能鳴豐之鐘非霜降而亦不能鳴何者三者不能相并也維人尤然此阮嗣宗所以有廣武之歎而桓宣武所以有平乘之悲也今以吾道兄著作非常之才臨三楚憑弔之地而當今俯仰流連之時而登山臨水而遇物寫

懷有不著書充棟者吾不信也雖或今者現身法王息心道要舉今古塊壘文章結習一掃而空之然愚以為真意所寄正自不妨一存本色不然讀哀郢之篇歌弔屈之賦攬衡湘雲夢之奇擷幽蘭搴芳杜吾道兄其何以為情乎老和尚行後不特弟一人無所歸依舉三吳同人如赤子之離慈母故亟望老和尚速鼓慈棹即賦歸來也惟吾兄力勸駕焉自春而夏而秋計道履勝善珍重不宣

風雨吟草序

吳江潘 耒 稼堂

詩以道性情清真雋永含吐蘊藉有言外之味象外之意所以為佳今之喜學宋詩其弊也外強而中乾粗浮淺露一往無餘而風人之旨微矣紀君子深闇修之士不見三十年遇之蕭寺

髮穆穆老矣出其詩一編冲恬婉雅不事雕飾而天趣盎然情深思遠譬如箏笛競奏忽聞朱弦雅調一唱三歎之音豈不異哉語稱操瑟立齊門爲不善逢時紀君績學宿名久困場屋其文得無類是乎世不乏賞音吾知其必有合也溪南潘耒識

袁氏六俊小傳

錄一

長洲汪

琬

純翁

胥臺先生諱表字永之生五齡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年十五卽馳聲場屋間又九歲舉鄉試第一明年殿試二甲第一人改庶吉士會張孚敬新貴幸欲招致先生於門下先生不答遂倡言諸吉士少年浮薄皆予左官先生得刑部主事典試河南所取多知名士改兵部武選司未幾而司不戒於火先生適代其友司扞振乃逮下獄論戍湖州蓋孚敬意也先生旣工文章精

筆札湖又當山水間凡所諷誦著述傳播遠近其名益大重遇赦薦起南武選歷廣西提學僉事致政歸有所經遊名山皆爲文記之卜家橫塘據有石湖之勝意豁如也以子貴加贈副使所著文集及皇明獻實吳中先賢傳若干卷世緯及歲時記周禮直解又若干卷王尙書元美嘗贊先生像云藝文沾沾以自喜兮六籍洋洋取足已兮經濟秩秩不吾以兮少而亨衢嗟中否兮寧自隱約焉骺骹兮可以知先生文行矣子尊夷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山東提學副使父子皆卓然稱嘉靖間名臣吳人至今推之

董楚望苔篇小引

西吳顧潛初

必波

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余少誦此輒推千古

情言之祖當景來觸緒情咽無聲迫身閱變遷方知繁華而歇
風流而絕卽性情之孤貞之奇肆而亦罔不滅至于草枯水涸
固陰陽合散之常耳情豈係此哉過此以往縱撫物增眺花于
春月于秋余懷漠然試問向者情從何生今者情從何去忽又
於春而遇之夫春之感也萬物昌榮幽人覽悟卽色而草卽波
而水坐睨塔下苔痕而點而錢而寸而咫而尺生無緣而蔓無
端一旦霜封卉落而蒼蒼而黃黃者復且無端無緣而紛如也
而塵如也人之爲情亦若是而已而情何必言而言又何必非
情但未知卽楚望董子命篇之意否丙申夏日西吳顧宓波父
題

董楚望汐壇吟序

長興 溫春生 蒼來

蓋昔者靈均有辭茂陵有賦淵明對酒之歌仲宣登樓之詠莫
不情隨事至而吟詠係之董子楚望善思人也抱琴半榻邱壑
蒼然廓天地于胸中召雲霞于腕底凡山川草木禽獸蟲魚興
會所寓供其咳唾雖詠不一緒皆思所至也當夫蜨媚花明萍
添池靚鶯啼繡陌雲影碧苔忽然紅透疎櫺乍驚午夢鷺爾燕
飛畫棟頓疊歌懷則有潑墨臨風整箋問翠之情矣若夫沈李
尙甘浮瓜欲破照榴花于玉璫掇荷香于釣舡投竿沙激驚起
鴛鴦浮白樽前滴來琥珀避炎威之蒸烈思枕簟之水涼則有
高臥羲皇醒來索句之興矣爾迺秋氣漸加金風吹閣江皋木
落片片含愁草際蛩吟聲聲譜怨悵蓮房之粉墜悼菰米之波
漂思公子兮洞庭望美人兮洛浦則有解珮莫貽陳辭遙寄之

感矣至于萬壑凝寒浸肌到骨千峰麝栗草枯木僵噤噤征鴻似訴長天之淚淒淒畫角堪憐子夜之霜言鄴侯兮擁爐至止願兜姬兮飲酒來遲則有得句澆杯呵凍走毫之興矣嗟乎一歲之間俯仰代變一日之內光景不齊何時非詩何詩非思汐壇吟其偶寄也夫箬溪同學弟溫蒼來氏題于聽松閣

前明徽州推官溫忠烈公邱墓徵詩啟

長興

朱紫貴

竊維雜邑違天雖周室之頑民實殷宗之志士穀城抗命雖項王之餘孽實魯國之奇男是以裒忠勝國許書袁粲之名修史興朝補立韓通之傳前明徽州推官溫忠烈公者鍾靈若水毓秀弁峯志比松筠心同鐵石釋褐登朝已北地土崩之日脫巾赴郡更南都瓦解之年時則王師薄伐天旅長驅旣清淮北遂

下江南藐爾斗大一州何能城成眾志公則雷霆屹若冰霜凜然醜酒登壇撫弦守埤九衢市僧悉爲李勉之兵十丈孤城卽是王罷之冢已而雉堞未圯魚鑰忽開從容私室激烈中宵少女投纒生妻截吭公亦畢命青萍矢志白日絕半旬之粒扶兩手之創其事可謂慘矣其心可謂堅矣夫我朝黃鳥賜旂赤鳥受命因下民之無主遂大寶之攸歸原如唐承隋統得天下於羣盜之時非若元滅宋朝取江左於孤兒之手況乎漸臺放仗揭竿懸王莽之頭鉅野興師破冢磔蚩尤之骨韓仇復則留侯歸漢梁祚終則開府仕周公旣蒞官日淺守土任偏慟哭都亭何妨拜命蒼涼海島奚至殉身卽謂大節在三事君無二則鑿坏而處可謂劉氏遺民賣卜而逃不失趙家義士胡爲嶠間負

虎釜底遊魚驅三吳之殘黎封一丸之函谷卒至寃禽填海無補沉淪愚叟移山自招隕殄不知已食其祿焉避其難既失此城當與俱亡是可忍也誰銜溫序之刀卽苟全矣終玷卞和之璧所以百里嬰城奮喪元之大勇一門併命矢碎齒之精忠也某等載懷前哲遙企鄉賢訪碧血蕕寃之地在青蓮建宇之山雖道畔殘碑已敲野火而壟頭勁草不偃烈風所望共賡佳什上唁貞魂庶幾賦臧洪之事氣咽雨風詠陳安之詩聲鏘金石

工部侍郎范公璨神道碑

墓在江蘇蘇州木瀆鎮

陸燿

乾隆辛巳之歲恭逢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上命文武廷臣及予告在籍年七十以上者各九人賜遊香山製九老詩以寵之時則資政大夫工部侍郎松巖范公與焉蓋公自丙寅蒙恩致

仕至是以慶典來朝獲廁耆英之會朝論榮之越六年丙戌十二月有司以公卒聞諭祭如例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木瀆之阡公諱璨字電文一字約軒其曰松巖者以上賜松巖樂志額因以爲號也系出宋文正公長子監簿公純佑之後十一傳至從源徙麻源九曲里是爲公始遷之祖州同知能彥公之考也國子監生必才公之祖也府學生允龍公之曾祖也祖考兩世皆贈資政大夫河南布政使妣皆夫人公登康熙癸巳鄉薦雍正甲辰進士改庶吉士以人才薦知大興縣擢知鄧州陞萊州安慶江寧等府分巡廬鳳潁道河南直隸布政使巡撫湖北安徽入爲都察院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在大興日部民阿青恣橫一日方理堂事突入攫人公曰鼠輩敢爾縣令尙可爲哉卽關署

屏捕之鞫其奸狀境內肅然縣故有隱糧一案公白京兆發之藩司不悅方以他事去公在廷有白公寃者特擢河南鄧州知州鄧旁邑巨盜張連膂力絕人吏不敢捕公召瞽目退役以計禽而致之旁邑坐弛再脫公復以計禽之副使盧鳳時境有飛蝗公禱於神自率鄉農撲捕忽有蟲似蝗而黑雜處蝗中三日嚙蝗爲盡咸謂公誠感所致嘗自爲捕盜捕蝗二記志其事其自楚移皖或挾千金追送江干麾之不去公慮僉從爲奸自坐鷓首諭之視其舟去遠乃已所轄鳳廬泗滁連歲災祲公念新舊並徵民力必困分年帶完民賴蘇息又以江表重地武備最急日坐箭道分番練習一時營伍皆嫻於藝方是時皆以公敷歷有年行駸駸大用矣果入參臺憲晉佐司空公感激遭逢益

圖自效如弛富戶囤積之禁酌命盜處分之條核下江收漕之制有見輒陳不敢緘隱旋以兩親尚在淺土特疏陳請遂得蒙恩卜葬並許歸田自公解組之後惟以經書督諸孫不問外事中間詣闕祝嘏者再恭迓鑿輅者三天章宸翰藤杖如意文綺佩囊之賜稠疊里門不可勝紀居平益以盛滿爲戒潔清之操晚節彌勵菜羹蔬食不異貧寒蓋仕宦京外者二十餘年退養林泉者亦二十餘年公旣貴顯讓宅於從父兄弟而自卜居於吳興之南潯其卒之年距生於康熙庚申享年八十有七配孫夫人子二人儀薰國子監生莖貢生皆先公卒孫三人墀城塏皆國子監生女二人孫女二人皆適士族曾孫男女十四人子於公爲鄉後學墀又姻也以公隧道之文來請因叙其世次歷

官行誼而系以銘銘曰范由宋啟族爲吳望監簿子孫麻源再
創公繼厥聲於宗有亢進樹勛猷退懷廉讓始礮詞鋒旋剗利
器屈服市魁齟齬大吏治不爲武盜以警致歲不能災蟲以類
噬建牙楚幕弭節皖城臣心如水卻餽過行誰迫饑餒公寬其
征誰弛什伍公練其兵旣長諫垣游司邦土剔弊釐奸卽事條
舉業著鼎鐘榮辭簪組潯溪之濱來歸啟宇普天同歡聖母萬
壽公再趨朝龐眉皓首帝詔耆成陟遊巖阜追媿唐賢得公而
九自還初服三迓鑿輿便蕃寵錫照耀衡閭公戒驕溢益慎德
隅閉門卻埽樂此桑榆溯公名德累世相承衣冠蕃衍迨公復
興園以義高山以錫稱幽堂對啟銘示昆祊

楊秋室詩錄序

歸安嚴可均 鐵橋

嘉慶廿四年烏程嚴可均錄其亡友楊傳九之詩而序之曰吳
興之作者眾矣沈休文宋書姚思廉陳書十七史中有其二焉
由唐而宋而元則徐元固初學記孟東野沈下賢釋皎然牟嘯
趙子昂詩文全集具存而沈作喆寓簡葉少蘊巖下放言胡元
任漁隱叢話亦略資考證明則朱文寧史概董遐周廣博物志
鄭侯升詩集其尤也國初以來爲經史諸子之學者數十家詩
文千餘家而胡朏明禹貢錐指鄭芷畦行水金鑑沈東甫新舊
唐書合鈔及徐方虎沈操堂我家石樵海珊等詩集爲最著要
而言之足爲休文繼起者曾不數數見大率淺陋空疎守兔園
新冊拾宋人殘唾以自附作者之林仿架局以爲文調弄秋雨
秋風微雲澹月涼露晚煙寒鴉疎柳數十字以爲詩於是乎家

家有集人人著書書易成而不必傳而亦往往幸而傳就中有人焉沈酣四部罄畢生精力而書未必成亦未必傳然而不佞之意在此不在彼夫立言所以明道道非空談性命之謂其謂倫常之教古今政治得失成敗安危之大其精曠而散布在兵農禮樂刑法天文地理名物象數草木鳥獸蟲魚故必讀書數萬卷網羅散失參考異同以求真是然尙猶得一二而遺千百業逾進心逾虛自愧無當於古之作者也甚矣學問之道難言之也不佞有志而未逮三四年矣足跡半天下同時樸學之士識面多矣其同鄉同志者丁小雅爲大戴禮之學姚秋農爲說文之學施非熊爲金史之學楊傳九爲明史之學四子者於學無所不窺而各有專業用力久且勤而小雅傳九書未成

先死爲可惜也小雅有子能讀父書傳九無子死後書散亡尤可惜也傳九之高弟子陳抱之收拾遺稿僅得詩百數十首屬爲審定夫傳九之可傳者不必詩詩稿舊有千二百餘首而僅得此又可惜也傳九之詩初敦義山後服膺竹垞晚年略仿樊榭大較多隸事尙詞華其光黝然朱絢朝采獨七言歌行沈雄激盪大放厥詞如范忠宣公祠貫休羅漢梁將軍畫蘭諸作實兼空同竹垞之長卽詩而傳九亦可傳矣不佞爲傳九惜而又爲之慰也迺釐正譌字芟十三首增八十首定五言古詩五十五首七言古詩三十二首五言律詩三十二首長律三首七言律詩五首五言絕句三首七言絕句百七首凡二百三十七首分爲三卷題曰秋室詩錄付抱之寫刻焉傳九名鳳苞秋室其

自號也歸安廩生居烏程之南潯許周生爲作小傳

書烏程孫氏雙節圖後

舒城黃書霖

雙節者烏程孫雲亭先生二女也同治癸亥粵匪陷烏程其女之長者年已十八懼爲賊辱稚者僅十三不忍其姊獨嬰厥難相隨至河畔赴水以殉二女知大義如此孫氏之家教可知矣咸豐初粵匪鴟張蹂躪遍十數行省其罹劫者不知凡幾而身死名傳千百中無什一若孫氏二女之殉郡志有傳乃翁復繪圖徵海內君子詩若文亦幸矣哉竊嘗綜觀古今大亂之作其後蟻聚成羣動號百萬而肇釁之禍首要不過數人雖罪已通天或竟保其首領以歿而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屠戮人之父母使天下之無辜老幼男女併命於水火刀鋸之間而不之惜未

始不怪其天之有憾於好生也雖然天之好生更有重於此者逮其數十年後或數百年後其禍首之倖保首領者每舉姓名雖三尺童子猶知唾之而殉者無論其傳不傳其氣之浩浩然落落然自充塞於兩間歷千古而不磨如二女者雖謂之不死可也余亦兵燹餘生耳我家暨親戚故舊不甘爲賊辱而死於賊者或載之郡縣志或並郡縣志而無名死者之氣固不可滅生者究引爲憾事余既知烏程有孫氏雙節之事苟不從而文之則過矣烏乎敢光緒癸巳長至節後六日舒城黃書霖呵凍敬書於出使日本國箱館理署觀海樓

朱稼軒海角圖序

烏程徐有珂小謔

僞孔以後釋書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多謂太湖由婁松東

三江入海此雖不如鄭說三江之長而湖海故相通也我郡自隋仁壽時以北枕巨浸名之曰湖郡東七十二里曰潯溪江浙之孔道也郡北三十八澗小梅大錢最衝楊澗錢澗次之錢澗之南有東郭村以漢有東郭先生居此故名東南至潯市二十餘里水陸往來如織昔戴表元句云張帆出東郭沽酒問南潯蓋實異而名同焉自經喪亂市既蕩爲穢墟湖壩亦不可久處矣余家世居東郭以寇亂故沿湖涉江移家海上而潯溪朱君稼軒先一年來其大母與余大母兄弟也握手話戚誼復出海角圖相示鴻印萍飄有同感焉憶昔全盛時每以試事入郡杏雨蘋花月河如鏡論文角藝其樂何如乃河山猶是風景都非一隅如是遑問六橋煙柳耶潯溪煙火萬家相傳爲古郭子國

宋曰南林淳祐末始爲鎮余每歲催租必繫舟彩虹橋畔過姚家灘弔錢王墳曠懷五代時中原鼎沸我郡獨不被兵今村落間焦土斜陽不堪回首矣昔者東遷之役余於月夜呼戈船出軍吳漾由間道設伏潯溪之東詰旦伏發賊望風遁此時意氣甚盛方謂郡東門戶可保無虞豈意城社邱墟至於此極耶然樵李虎林今相繼奏捷矣我郡洗兵指顧間耳昨過浦東見竹籬茅舍間桃花盛放或五六株或數十百株曲港平潮落紅上下想義熙時亦不過如是而獨不見桑則不得不思家園新綠有關國計民生爲東南命脈也湖壩纜絲畢必集潯市端午後朱提山積人聲雷動兵火之餘富庶可復我儕當返故里埽墳墓理簡編縣文獻何戀此海角爲

稼軒名寶書癸酉以拔貢舉於鄉甲戌聯捷進士令閩乙

亥分校閩闈亦憶
及海角避難時否

張少蘭人海操舟圖序

前人

滾滾狂瀾疑九陌之無平地茫茫前路恍一葉之汎洪流小心
既惴以臨大力難負以走良以樓臺幻蜃身世浮鷗將伯欲呼
吾徒誰與白帽遠東之避地黃巾濟北之滔天用語後賢無忘
今日此人海操舟之喻所以成少蘭上舍之圖也君家住南林
爲古鄆國學富東壁亦今茂先斑衣映而麗藻新雁字成而先
聲振憶昔湖沿碧玉洲俯白蘋賃居則屋小於舟入試而才大
於海十決十盪九緯九經此其坐珍珠船行珊瑚窟收發如執
券盤旋若轉環豈不幸墨藪之波恬筆區之風利哉若夫金牛
六橋銀蟾八月石繫秦纜山指禹航同儕卜利市衫拋觀者謂

孝廉船到於斯時也浪乘風而欲破查貫月而可通魚龍十萬
軍聲李郭二三知己金粟載道素娥候津何圖望見神仙而隔
離彼岸也然猶容與乎學浪湖洄乎文淵就淺就深能左能右
以待策鼇他日探驪詰朝豈意吾湖宮牆草蔓城郭煙荒劫遇
紅羊禍甚白馬屈指庚申之守傷心壬戌之遊以至平子研京
羈棲滬上伯英作草漂泊塵中雖云觀水多奇能勿望洋而歎
乎然而蛟鱷伏藏未若人心之深險也風濤驚駭不如人事之
掀翻也今此歧舌交頸之場長臂驪頭之俗清濁不辨則紅海
碧海匪奇矣炎涼倏移則雪海燃海非怪矣彼雄冠雖勇未必
樂從而苦葉可歌其何以濟乎今夫懸水徑渡古稱忠信丈夫
砥柱中流今屬文章鉅手澹臺有壁止許義求幼安不冠別無

過失惟君具真願力施大神工剝理質與文條貫銀鈎與鐵畫
又復銳才鋒爲飛權植名節爲長竿組情緒爲紉纏轉智識爲
椀幅奇文光燄萬丈紆若帆張卓行表式一時立如檣峙所以
慧眼不迷於南指隻手能挽乎東流鱗臣斂波鮫客退舍扶桑
若薺蓬島如萍此其同賦舟之獨降海若不遠軼乎君家泛宅
之柁尋源之槎耶珂馳思入荒欲觀日出但得一葦便馭風行
迺或云公無渡河遂空賦印須我友但伯牙有移情之地越客
深其濟之思每從惶恐灘頭遙望安樂窩裏亭亭三影耿耿一
心惟慙蛙語之樵蓼未當鵬圖之遠大耳嗟乎東南糜爛文獻
煙銷擊楫何人乘桴安往杜少陵聞收河北涕淚裳沾庾蘭成
賦哀江南風飈道阻此後汀州刷馬島嶼洗兵海氣鏡平人情
田美君則返故里尋舊交鷓首之錦標奪歸虎頭之布帆無恙
遂乃牽舟岸上納海袖中爰謀息肩庶幾釋手而是圖也印泥
宛在良罟可藏凡薄海知音同舟逸侶孰不憶白香山之送客
而懷黃歇浦之寓賢乎

九友堂後記

前人

甲戌孟冬旣望後余過潯上聞汪君謝城蔣君海珊聯榻九友
堂亟造訪焉時乾坤清肅夕陽欲下堂之前碧沼波澄佳卉葉
已盡脫呼茗話舊感流光之荏苒爲低徊者久之適見壁間石
刻有汪君所爲記蔣君因謂是堂以九友始今踵而至者不止
九人矣盍續而記之余惟我郡有六客堂初時李公擇是邦張
子野劉孝叔在焉而楊元素蘇子瞻陳令舉過之此前六客也

南齊志 卷四十一
繼而張詢作守子瞻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過之此
後六客也迨王梅溪作守復有堂上合成前後客之句則不止
於六矣今九友之遞增不與六客類乎夫吾人生於嘉道全盛
之際中遭寇亂復覩昇平而斯堂之成乃在通闡興復之後昔
無而今有可無滄桑之感者也前記稱同志爲友九爲陽數踵
而至者豈異於前所云哉余家去潯不一舍於潯多莫逆交堂
未築時嘗寓潯北之絳霞樓二載去今之堂不一里是雖不與
於前九友之列而雪泥鴻爪時有跡焉從而爲之後記宜也踵
至者不止於九若某某若某某得若干人仍曰九友者從其朔
耳猶六客之不爲梅溪改也

九友堂見宅第門汪曰楨有記文載碑刻其九友堂後記未

經刻石見小不其山房集中惜後九友僅曰若某某若某某
其姓氏莫得而考焉慶雲附記

與家芷綬舍人書

前 人

涼雨乍歇豆花出牆韜卷窺園一客忽至俯仰道古馳思九州
因言子之同懷芷綬舍人借風流航收帆申浦將移家而北上
沐膏澤乎鳳池比聞客言怵怵累日中宵不寐離緒萬端竊念
我兩人形疏意親貌遠神近卅時就試弁後締交初猶爭長黃
池旣乃避君三舍杏花春媚翹首金臺忽忽十年代君感唱今
則文通之筆將潤色乎絲綸康樂之吟亦破涕於池草所歎西
窗話雨將所蓄酸醎苦辛傾筐倒篋而出之耳昔年聞君知幾
於穎川允符乎介石三公不易柳下有焉故鄉漂鹵旅邸驚心

輦轂烽煙閨思恟恟設身以處殊難爲懷其惟吉人漸入佳境
然星方聚北何年鵬復圖南也我生不辰幕巢難徙舉頭見日
不見長安黃金避人青燈懟我敢告知已何以教諸清河恕齋
誼如手足久不相見心焉數之若小松鱗亦稱雅集滎陽名胄
實感知音比年以來竊究心象緯泛覽輿圖探奧窈於經神宗
二曲之理學生兒已長此卽籛金何圖裸壤棄龍章而聾俗毀
金奏也然猶以護持文獻自任以扶翼名教爲心遇大著作則
補綴表章得佳子弟則飲食教誨戶不輕越避腥羶也卷不暫
釋挹芬芳也慈母長壽免縫遊子之衣細君安貧不羨郎官之
肉而且種瓜半畝藝稻一畦沽酒烹蔬以娛暇日世莫之識則
延道脈以俟半生時有可爲願出所能以拯塗炭河山爲證始
終不渝延企還雲伏望爲道珍重惟鑒不宣

與張少蘭書

前人

孟陬將盡奉札徘徊夾鍾倏鳴報書急遞銘授館之高誼述方
命之因由蓋魚已先嘗難兼熊掌而鳩終是拙須覓鵲巢來者
可追他日請念人海操舟之序近九百言秋風破屋之圖得四
絕句皆所謂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者也雖子期末罄伯牙之
志而齊已願求鄭谷之師庶使啞鍾克調筵弄歸正芷綬有捷
音否試重春官詩問其日寂眠夏簟祇覺我心任夢鹿以針勞
時搜蟬而藥倦爲想謝翁南潯新志已有成書不朽之傳先覩
爲快不脛之走延企奚如近者乾坤氣滯雨多於陽蠶桑望殷
什損其七但得梅林勿漬庶幾秧野早開耳書不盡意伏惟爲

道珍重不宣

玉蘭仙館印存序

常熟范璣引泉

曉庵董君精篆刻操鐵筆來虞山吾虞擅此技者都推服其所主與予舍比故得晨夕見焉曉庵性不尚浮薄所交皆醇謹士常至予舍觀作畫默坐移時輒去以爲常豈無得於中者所能然乎不然何數數也今歲苦寒凝冰不解累月予炙硯呵豪而曉庵則袖手旁倚忽出印存二冊示予且告曰歲云暮矣羈此半年今則行矣每讀君畫而未嘗一言君其亦無一言可耶夫日擊道存奚俟有言然予與曉庵實有不藉夫言者爰書數字記歲月是亦不言之言也夫乙巳季冬月識於過雲庵

書桂蘭谷琴家傳後

秀水陶模方之

烏程桂榮勤甫以其叔父蘭谷君家傳畀予而屬予一言識其後傳爲汪君曰楨所作蘭谷君爲善於鄉汪君其鄉人宜其言之詳盡如此予亦何以益之哉雖然予於此不能無憾焉古之善士本其肫然藹然之情以施諸父母兄弟而後推而及之於人人其推之也有本其施之也有序德行於遠近而已不以爲功而人之受惠者亦皆視爲固然而無所震矜誇耀於其間此三代上睦嫻任卹之教所以見王政之美也降及後世政教漸衰在上之君子大都不以人心風俗爲己任而徒以利相爭於是布衣之俠閭巷之富人始以爲善稱及其衰亂之極乃有一二奇袞之士挾好善之名以陰濟其貪欲之私營營焉日以仁義爲市而於本原之地則不復措意焉至於干犯名義廉恥盡

喪而猶詡詡然號於人曰吾為然吾為然嗚呼此宋鮑陳恆之所為古人所痛心而不忍道者而今之士大夫顧陰師之何怪乎盜賊橫行而誦詩讀書之士亦且從風而靡也若蘭谷君則事其母甚孝敬其於昆弟間又皆友愛未嘗有私財是其人固致力於本原之地者而汪君之論則又引詩所云不忮不求以為稱夫今之所謂為善者其技求為何如也誠能不忮不求則其於道亦幾矣豈僅為一鄉之善士已哉君嗣子煌好讀書守家法勤甫為人樸素有學行予因是信汪君之言為不誣輒書其所感如此俾讀是傳者毋以世俗所謂善士目君也

肅公子拙存參議錄 稟見示探入集文

汪謝城南溟志序

烏程 周學濂 星海

南溟鎮在郡東七十二里吾友汪君謝城居之謝城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精於史咸豐丙辰之秋會鎮有編纂志書之舉僉以屬之至戊午冬而書成舉以示余余觀其自序知所采摭自史籍方志雜說以暨家集譜牒流覽之書至二千五百餘冊夥頤搜羅之富也雖然博綜非難樞括為難夫史家所記尚有未可盡信者家乘出子孫之手恆多溢美至於雜家小說家者流尤非別而裁之不可謝城實事求是勿使貽誤於後人厥功偉矣其於開濬運河一則辨舊志所書之鵲突思深慮遠其諸仁人之言也乎或曰此書之考覈精矣然間有異同並列無所折衷何也曰此公羊子所謂傳聞異辭也古之善著書者如太史公劉中壘皆然後之人沾沾一得輒以牴牾議之豈得為心知其

意者乎抑又聞諸全謝山曰昔人圖經地志莫不扳援古人以爲桑梓生色余嘗卽其言核之遠如王伯厚至譌文種爲鄞人近如毛西河至強西子爲蕭山人以二公之碩學尙猶不免而謝城於附近之世家大族舉未嘗牽率書之觀於寓賢一門斤斤致辨凡偶爾託足於潯者概從削例其限斷又何嚴耶南潯自明季潘氏爾夔始創志稿至道光庚子范氏來庚刊有鎮志十卷張丈秋水嘗病潘志體例之妄訾其紀分野表科目幾同優孟衣冠虎賁言笑范志亦多訛漏自序所云葦路藍縷是也今是書出庶一洗從前之陋也夫謝城近著廿四史月日攷體大思精爲史學家所未有汗青何日余尤樂得而先睹之也

汪謝城蓮漪文鈔序

嘉興錢泰吉

自來史家列傳多錄雜文劉知幾所謂更成文集者也志乘之書往往於卷末列藝文一門無關掌故者十且八九浮文妨要亦失體裁若別錄諸家遺文與志乘相輔而行則中州名賢文表金華文統之屬皆可取法也汪謝城孝廉旣修南潯鎮志因取近時十家未刻之文錄存八卷曰蓮漪文鈔謝城自湖州府城遷南潯賃居董徵君草堂故址因以名也余受而讀之施君國祁則余三十年前讀遺山詩注知其熟於金源舊事者也楊君鳳苞張君鑑則夙聞其與纂經籍纂詁所輯史漢三國之注爲詳審也孫君燮沈君珪之文則於吾友楊芸墅國朝古文彙鈔二集中得觀其大略然沈君論辨輿地考訂詳確之作芸墅未及見也若沈君登瀛邢君典紀君慶曾董君蠡舟丁君桂皆

敦學行勤述作或窮老一鄉或早歲無祿遺著未行名不及遠非謝城之勤勤論著余亦不能知其足傳於後若此也然則文鈔之作曷可已哉余初至海昌與潘梧君文學藹人約共錄海昌先哲之文及纂志書梧君已下世其稿散佚余所錄者惟五家不能纂續成編與謝城之撰著並行也謝城於南溟遺籍搜輯甚富鎮志著述一門與管文學廷芬海昌藝文精詳相埒蓋其胚胎家學該洽百家見聞既多采擇益審他日吳興一郡之文與弁山雪溪同其深秀而爲海內傳誦者必驚賞歎息曰非汪君編纂之力不及此於戲美哉此編肇之矣咸豐九年五月既望

歷代長術輯要序

德清

俞

越 蔭甫

汪剛木先生精於史學又精於算學於是二十四史月日攷之作其書上起共和下迄有明各就當時所用之術依法推算詳列朔閏月建大小二十四氣略如萬年歷之式經始於道光十有六年至同治十有二年而書成都凡五十三卷既而病其繁也又刪繁就簡仿通鑑目錄之例專載朔閏其後朔與前朔天干相同則亦不記改日乃記之成書十卷名之曰歷代長術輯要而以古今推步諸術攷二卷附於後蓋推步諸術固此書之條例也既成問序於余余於史學粗疎而算學又素未問津何足以序先生之書哉惟念長術之名本於杜征南杜氏嘗著術論大旨謂天行不息日月星辰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累日爲月累月爲歲不得不有毫毛之差而算守恆數故術無有不

差失易言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苟合以驗天杜氏此論雖若通達然不求之術而徒求之紀載之文則其爲術勞而終不免於疎且舛今杜氏長術具在不過就前後推排以成其說孔穎達於隱二年傳云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蓋杜氏所恃以攷定經傳者止於如此非知術者也本朝經學昌明諸老先生講求實學而顧震滄氏著春秋朔閏表其法用方幅之紙橫書十二月每月繫朔晦於首尾細求經傳之干支日數不合卽爲置閏則亦猶夫杜氏之術也今先生此書雖襲杜氏長術之名而各就當時所用之術以布算則非苟以求合者視杜氏異矣且以一人持籌握管而坐致二千餘年之日至其精力固有大過人者讀其書自周迄明歷歷然如指諸掌而羣書所見朔閏有不合者則備載於每年之下蓋存其說以待後人之攷定固不至削足合履如杜氏所譏也余於是書雖無能贅一辭然其用力之勤用意之精則固深知之故不辭而書數語於簡端旣喜其書之成又冀其書之流布於世爲讀史者一助也

近許齋印譜序

前人

錢子瑒初以所著近許齋印譜見示曰近許者以篆體宗說文也雷甘杞翁跋語詳矣然曰近許則亦近之而已余觀其譜藉讀藉觀不作借洵如甘杞翁說而鬻及借人爲不孝則仍作借字他如壽字書字亦有不盡如說文者昔張有著復古篇極爲精審其爲林攄母撰碑書魏字作魏終不肯去山字可謂篤信

許書及爲楊時踵息庵記以小篆無庵字竟作隸體書之似乎太泥況刻印本非作書乎古有六書三曰篆書卽小篆五曰繆篆所以摹印然則摹印之篆自與篆書不同此錢子所以宗許而不泥許也不然以錢子之深於許學豈惟近之云乎哉

與汪謝城廣文書

前人

越中一別半年矣爲學日益諒如所祝尊著廿四史月日攷已有成書否今有一二事輒求教於左右直隸永年縣婁山有石刻云趙廿二年八月丙寅羣臣上醜此石北沈西雍觀察謂是石虎建武六年所刻上溯石勒之年而并記之故云趙廿二年此殊不足據劉寬夫侍御謂漢侯國得自紀年此趙王遂之廿二年也較沈說爲得之然攷兩漢書前漢有趙敬肅王彭祖共

王充後漢有趙節王栩頃王商惠王乾並享國長久得有廿二年侍御只據魯卅四年石刻上冠以五鳳二年謂此不冠以漢年明是文帝時未有年號之故遂斷以爲趙王遂此亦未必然漢侯國得自紀年初不必冠以王朝之年魯卅四年石刻未可執爲定例鄙見欲知趙廿二年之爲何王當求八月丙寅之在何年足下講求有素請詳攷兩漢書趙諸王之廿二年何年八月有丙寅日則此碑庶可定矣又餘姚客星山有漢碑新出土所稱三老碑是也其文有云建武十七年歲在辛丑四月五日辛卯據光武紀是年二月晦乙亥四月有乙卯則四月不得有辛卯亦祈一核之明以教我

南溟周氏家譜序

烏程 許國年 雷門

古無譜系之學自龍門初年表月表之例卽爲後人譜系所自始魏晉間士大夫以門第相矜尙沿及唐代厥風更甚作史者於是有宰相世系之表蓋世風誇耀使然也自此之後凡世家大族無不家藏一譜而所以別宗支敦族誼者於此寓焉故君子不廢也雖然自黃帝賜姓以來年代久遠晉末又經五胡之亂代北複姓雜入中華有兩字而去其一字者有一字而去其偏旁者後之子孫雖極通博終莫知其姓之所由而作譜者遂將史冊中之同姓而貴顯者引爲始祖而不辨其源流嗚呼郭崇韜以汾陽爲父當世皆笑之夫豈崇韜一人哉今之周氏家譜則不然按周氏系出紹興餘姚自聖能公遷居湖州之南潯及今六世而聖能公以前生卒事跡俱無可考無可考而不強爲引蓋其慎也故斯譜斷自聖能公始夫譜系之學固宜考證詳明條分縷析而至於無可稽者不得不置諸闕如之例與其援引別支以途人而伯叔昆弟之則虛僑之氣害及倫常必將以伯叔昆弟而途人之也斯譜之作近者必詳遠者姑闕慎之又慎吾有取焉故不辭而爲之序

金竹庭墓誌銘

仁和 樊恭煦 稼軒

古君子隱處市廛不與當世事而敦宗睦族陰行其德積累之厚誠信所孚有爲士大夫所不可及者今於竹庭金公見之矣公諱桐湖州歸安人父子安公以支子爲叔父嗣事親純孝人無閒言公生四十餘日本生母遽病歿稍長追思哀慕遇誕辰必齋戒數日戚黨有稱祝者必力卻之積數十年以爲常本生

父亦早卒恆以不及奉養爲憾少好讀書家貧不能具脩脯遂棄而學賈客遊滬瀆值中外通商番舶雲集公諳習各國語言文字經紀有方要以誠信爲洋商所欽服又智足以擴其業廣取而節用薄己而厚人所獲貲財壹以濟物爲務公世居南潯西柵祖遺老屋曰載德堂遭粵寇之難燬于兵乃獨力重構俾族人得以聚處養瞻婚喪之費恆取給於公寇平後親族中物故暴露者不下百棺公悉爲營葬鄉里善舉銳身堅行凡橋梁道路有不便於人者無不修年歲饑疫有活人之事無不爲粟米錢帛衣袴藥餌有可以給人之物無不蓄且具人忘其施公亦不以爲德故歷次捐輸鉅資應得獎敘皆力辭不受蓋樂善不倦而惟恐人知如此公度量恢闊尤樂成人之美或有竊金

於櫝中者公知之亟代實之而終不言其人兵燹之餘貧士艱於應舉公捐數千金歲權子母以給賓興之費素鄙浮薄寡交游苟所款洽甘苦同之最喜禮接文士嘗語人曰青衿未服佻達之風已成士有敦風義尙禮讓者吾愛之重之以爲子弟矜式教子綦嚴常以先儒語錄諸書諄諄講解勸以讀書必先立品勿汲汲於功名妄希倖進綜公生平行誼自少壯至老由近及遠仁禮存心隨事自致以化於鄉而德於人者多矣今第書其一二爲徵餘可從而推也公生於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三月二十七日巳時卒於光緒十三年丁亥四月初十日子時享年六十八歲元配馮宜人嘉慶戊寅舉人翰林院典簿篋園公第四女也宜人勤儉持家待人寬厚自酒漿縫紉以至禮賓承祭

經緯百端曲有儀法後公二年卒生於道光八年戊子正月二十三日辰時卒於光緒十五年己丑八月十九日未時享年六十二歲子二長燾貢生縉雲縣學訓導候補中書科中書次幼殤女二長未字故次適本鎮戊子科舉人劉錦藻孫四城堂基坊女孫五以光緒十九年癸巳七月二十八日合葬於烏程縣雙林鎮左近孝思港阮四圩壬山丙向公子燾以狀來乞恭煦銘不敢以不文辭乃為銘曰舉世趨利獨行抱義陰德耳鳴不求不枝外拯飢溺內恤宗支仁心為質濟眾博施善不近名浮雲富貴和神當春澤流罔既大啟爾宇翼子貽孫更千萬禩長裕後昆

按墓在南潯以
外文不列碑刻

劉貫經家傳

山陰 湯壽潛 蟄仙

南潯有行義長者封通奉大夫劉公鏞字貫經里人偁其二世尚義亦越通奉華問日禿賡續奉旨加獎交部議敘給樂善好施坊額遐邇榮羨通奉歛然厥施益闕倘所謂富而仁者哉舊籍上虞康熙時有諱尚賢者遷南潯六傳至通奉世為烏程人少開敏能讀南潯盛業絲祖若父及諸父咸佐人業絲迺輟學執業於絲綢店居年餘諗其師歲入僅百緡佛然曰此足以起家耶去之而從事於絲肆凡四年靡洪靡纖不待提諭劈見癥結遂與同里邢氏朋貲自為之蓋年甫冠意氣已函蓋里富人矣自泰西諸國互市上海湖絲出口益夥頤歲可十萬包通奉力微心雄趨時若鷺鳥之發營生若伊呂之謀不數年業翔起當同治初已殖財數十萬號巨富其隨手席楸以班親舊者不

計也與邢氏合肆及二十年皆通奉一手出納比析肆髮梳眉列無所遮幪人以爲難南溟之富與通奉埒者凡十數家率好行其德凡義塾書院育嬰諸義舉皆通奉輸巨帑以倡嗣後晉豫之旱順直之水鎮江之義渡南昌之築隄蘇湖近屬之橋工海門之亟振平糶漢口之火徐淮之屢災官紳亟告通奉輒視如疴癢之在體爬搔恐後扶僵植路赴義若箭南昌隄成流亡以宅醮建生祠祝如畏壘他人得其一名聲已爛焉於時在通奉不過犖犖大者而已己丑吾浙大水湖州浸尤巨窮民大譴走城市乞食通奉籌集數萬金僱輪船詣蕪湖兼旬得米萬石以來價頓平人心以定是役也微通奉幾殆歲必三四至上海人有以錢債將訟者排解必力或割己貲以己之言如砥矢戾

爭斯和雖嚴法峻刑未有通奉牖導之速者也晚年富益不貲子錦藻又以進士仕於朝彌自戒慄另儲專款爲母歲挹子息購米哺同里之羸食者曰愛米遞有曾益瀕通奉歿時歲俵愛米及千石矣通奉恆謂人曰人以好施日我夫吾固懼多財之爲害而施以禳之也論者動謂施者不望報吾則謂有徼福之心而後動於善而福亦隨之不愈以堅爲善者之信而益勉爲善乎吾特求常有可以施於人者耳而何好施之有及通奉旣歿夫人沈氏泣告人曰方粵寇亂時通奉捧檄辦嚴州鹽茶由甯波逾義橋滌富陽而上東窺西虺入險出險將抵建德聞鄰舟女子哭亟詢之則夫病將鬻女以市醫藥鄰之無賴給以逃距家已一日程通奉給貲親送之歸此事唯告余知他不以聲

於人也由是以觀通奉之陰德耳鳴不求人知者多矣微福之說亦以勸夫自封而不肯緩亟人者耳豈與夫世之媸媸自憙挾一二小惠以爲豚蹄朝夕祝篝車於天者哉通奉內秋外春遇勢要人禮而能執與儕以下之人接輸悃吐款唯恐傷之長女夫蔣錫紳少時氣甚銳視並世人眇可意者輒戒之曰吾少賈未嘗學問然多賓接儒林魁石類嗛然樸訥無以別於農丈人子獨何以彪彪爲也又曰吾初設肆時詎意今日勦精揖志爲之不已以臻於是意學問之道銖積寸累以底大成亦若是矣錫紳遂折節孟晉己卯舉於鄉學行爲時聞人烏虜通奉雖輟學然庶有得於學之道者歟莊辛對楚王曰君子之富親戚罪人不肖者皆願其壽樂不傷於患富如通奉諒哉言乎先遵

籌餉例捐藍翎光祿寺署正繼捐升員外郎換花翎敘江蘇海運勞加四品銜錦藻官工部郎中請加五級封通奉大夫論曰正月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孔疏烏集富人之屋以求食喻民無所歸輓近吏治窳惰民失所養肉食者鄙實尸其咎嗚呼富人不當與有責邪同光以來偏災歲告好事者創爲義振以備有司南潯富甲天下天下義振亦首仗南潯觥觥通奉實理董之終其身不衰彼心矛語弁日與利競不與貧人共此年穀者聞通奉之風亦可以少媿矣抑聞之通奉方歿遠近貧民以香楮哭弔者數日趾相錯益以嘆橫目蚩蚩無改厥天感動未嘗不易顧南面者無以獲乎其民惟恨恨焉謀所以勝之若宿與吾民有積怨者然則何也

劉紫回墓誌銘

長沙王先謙益吾

烏程劉子承幹泣而言曰吾年四歲吾父歿奉王父命爲吾父後吾父之音容今不能悉記其嘉言懿行更不能什一知惟憶吾父未歿時親愛不肖踰於所生若自知景命不延而以纘承遺緒相期待者今距吾父歿久所聞於吾母及吾家者猶粗得其髣髴不有紀述是大傷吾父之心於九原吾罪重於山嶽矣余感其意爲表其墓焉案狀君諱安瀾紫回其字曾祖諱元吉祖諱煥章代有陰德鄉里稱善人父鏞以商業起家候選員外郎累贈光祿大夫君幼時從父避寇亂海上年十四始旋里奮志讀書越二歲補縣學生由是益自刻厲於書無不闕銳然有撰述之志嘗以謂聖清學術邁前古詩家者流駢出方駕眾妙

具備無人焉最而錄之將有文獻放失之憂於是博徵羣籍託始開國下訖中興爲國朝詩萃一書於諸家有傳於世者朝暮取焉而拔其尤而於逸民高士則網羅散失唯闕漏是懼其湮晦無聞者尤汲汲掇拾而光顯之口吟而手披形茶而神瘁如是者積有歲年期成詩學斷代之史勅橐甫竟而未及寫定生平和易篤謹不喜放言高論聲色貨利之事無所關其慮科舉文雖非所樂爲搏心壹志冀博一第以大門閭慰高堂而婁應鄉舉不見知有司光緒十一年未入闈而病歿乙酉八月初五日也距其生咸豐七年丁巳五月二十三日春秋二十有九葬本邑馬要鄉庠上村耐父之右妻邱氏子承幹附貢生分部郎中四品卿銜孫世熾君於光緒己卯年援例就中郎職籤分工

南漳志 卷四十一
部虞衡司行走以捐振湖北水災奏給樂善好施坊額覃恩加
一品封典

南漳志卷四十六終

南漳志卷四十七

集文二

答董尚書潯陽書

株宏

心本不生緣合而生心本不死緣散而死似有生死原無去來
於斯會得生順死安常寂常照如或未能便當全身放下密密
持念一句阿彌陀佛求生淨土假使諸緣未盡壽命未終倍應
念佛有大利益古云念佛法門此是金仙氏之長生也

高峰大師語錄序

前人

始予乍閱內典得經論并古今雜著其數帖中有大師語驚喜
信受如闇逢炬至於今猶然蓋自來參究此事最極精銳無逾

師者真似純鋼鑄就一回轉讀一回激發人意氣俾踴躍淬礪忘倦雖悟處深玄不敢以凡臆窺測而但覺其直截根原脫落窠臼近有慈明妙喜之風遠之不下德山臨濟諸老偉哉堂堂乎可謂照末法之光明幢也獨恨大藏未收坊刻尙尠快快於胸中者三十年乃今以其舊本重壽諸梓而蓮社行人有相顧耳語者謂予旋轉萬流指歸淨土奈何復殷勤稱讚是編意者念阿彌陀佛不及看萬法歸一耶遂洵洵搖動嗟乎但了念佛是誰不必問一歸何處茲有人焉知生我是父又自疑身從何來聞者甯不絕倒古尊宿云如人涉遠又到爲期不取途中強分難易諸仁者方便多門歸元路一願勿以狐疑玩愒歲時便應直往疾趨爲到家計旣到家已千丈巖七寶池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答舒大司空代

董嗣成

鄙人蓋嘗厯觀近時數十年以來同藉並進而勲業之偉爵位之隆莫有如貴榜者鼎甲三公俱登樞鉉而申王兩公又先後相繼柄國此外如心毅本菴諸君子暨我公又皆濟濟休休駢肩比翼以聞望豐猷顯著當世薦登八座輔翌熙朝而鄙人謬以朽質腐儒俱幸忝交知之後豈不愉快哉至如我公則生平敷厯中外尤最久駿烈偉功在人耳目者尤最著而鄙人之辱愛厚也尤最深竊籌當今之事至難料理無如邊計及河務者然而疆圉燧燧尊俎折衝人力尙可與及若黃河則上關天運下係地脈發之一綫而潰決至千百里機在瞬息而究竟在億

萬生靈之命大略天制其八而人制其二故自漢以來河患不絕而未有能得其要領者我公自受事以後又適遭其艱排甲乙之議躬胼胝之勤南衛陵寢中通餉道北以灌輸神京此其勞績不敢遠引本朝陳平江周文襄不得方軌矣今日之正位司空猶然均勞逸思股肱之義恐未足以酬德而懋賞也鄙人德既涼薄運復屯適當犬馬垂暮之年而忽遭虎狼搏噬之毒鼎沸雲擾瓦土崩城史冊所未聞古今所未睹者蒙垢忍恥不卽溘先朝露然餘息僅存百疢並集入春以來益復增劇忽忽如寄奄奄欲絕矣故於知己之側曠焉聞問而鼎翰儼然遠存稱其葆頤美其識鑒譽其後裔之有進也豈不過情而難任耶令衰朽之人愈增一番汗愧愈損一分福量矣然吳太子聞枚叔教之而霍然曹公讀陳琳之檄而病愈鄙人正在苦海一接瑤華如聆警效千里相對又不覺其踴躍耳委頓之次神魂恹恍不能捉筆臨啟口授代謝倘旦夕尙延容圖端佈積緒雲霄日遠披對難期臨楮哽塞

上申相公壽小啟

前人

恭維中秋之令欣逢上壽之期玉露澄空金天際曉功成鼎鉉昔曾扶日御而駕六龍身退林泉今見擁雲輶而遊五岳躡罡風乘神炁何羨從赤松之留侯飲沆瀣滄醅酬不數披白衣之李鄴芝蘭遶砌萊衣與宮錦紛飛珠玉盈堂孫獻共鈞天僊響正所謂仰歲星於天上而移洞府於人間者也嗣成誼忝葭莩恩沾桃李瞻馳霄漢徒勤鵲忭之私跼伏土苴難效兕觥之祝

敬勒蕪啟代致封詞不腆芹曝之私仰頌岡陵之慶

上李中丞啟

按汪志作上劉座師啟

前人

門生行能無足比數遵奉槩誨惟潔已好修一念不敢少渝此老師之所洞鑒也卽大父家食以後亦遑遑德施是務何敢開罪鄉閭其間一大家奴不諳世事間一有之然豈有不赦之辟至于廷論耶老師治湖明於日月公於覆載威於雷霆至今士民畏愛如一日脫有不法豈能逃於明鏡懸衡之下而一旦忽然暴發不可復止此其故可知已方難之初起門生以爲毀家可以紓難散財可以得民不難捐貲破產冀與解紛當此之時爲有司者稍知時變稍有定衡事可不煩指顧而奈之何其暗而怯也以膏救火以羶驅螳亂之息也何時之有逮至冠裳夷

於奴隸豺狼徧於原野白刃交於街衢而徐徐焉思解散之已蔑濟矣宇宙之間誠無此變亂誠無此紀法若夫聖天子震怒下不測之威則滔滔茗水不知化爲何物矣門生自遭時變惟束手悔過田產任其割據廬舍任其劫略未嘗敢一與相抗蒙謗受辱吞恨飲泣京邸交遊亦未嘗敢出一言以自剖雪范氏之事乃聖明之獨斷朝堂之公論亦天地間物極必反之理而忌口仇家必欲嫁禍於默然靜坐待命之人此尤寃之寃者也家祖旣已垂絕門生已成死灰室家亦成破甑何能再圖自完所可恨者堯舜清明盛時而是非不辨寸心不白皦日之下魍魎公行則何能默默而已耶門生知疎闊日久茲崙申候問不宜輒訴私衷然人窮呼天疾痛呼父母門生可謂窮且痛矣不

鳴於父師之側而誰鳴也家祖自秋冬憂憤成病至今未起不能躬修候緘并此代申不腆薄將稍致遠意深媿菲褻伏惟靡頓不備

上陳相公書

前人

不肖成菘蘆中豎儒惠徼先大父與先文端公有昆弟之誼而先人與閣下復締肝膽之交么磨小子因得侍末席而聆緒論焉先大父存日每提不肖成而庭訓之談海寓豪杰則未嘗不首閣下敘生平交知則亦未嘗不首閣下迨先人啣王命有事於文端公之原不憚萬里遠涉以赴巨卿素車白馬之約而不幸中道蒙霧露以死而閣下獨心察而憐之時時不忘於詞色間於是先大父益欽閣下汪度盛心非今人中所有矣曩歲成

濫選南宮時僅得伏謁戟門會閣下方有校士之役不敢亟見亡何而狂鷺護戾放逐歸田而閣下復拜宣麻之命歷泰堦之先秉鈞當軸調鼎宰衡海內之士歸之如雲望之如日而草萊田畷益不敢輕溷典記為掃門之魏上書之韓矣所以家受摧殘身甘戮辱而至今未嘗敢奮臆哀鳴捫心陳乞稍愬一字于衮舄之傍者正恐以形跡冒干求也然竊伏而思之不因物為榮枯者大造之仁也不以情為妍醜者明鏡之照也不肖成自束髮讀書金閨通籍無時不兢兢以行義自厲褫職以後益屏跡杜門惟日討先人未竟之緒而經畫之不意閭左少年憑陵城社爭相魚肉而有司不察以區區善念竟成大禍成一入不足惜謂國法何此成所以抱沒身之寃而終不能以自白者也

今言之則似涉於過訐不言則已獨泯泯而爲博名高者所螫毒死亦不瞑且先大父位至正卿身事先帝未有顯惡大罪至于憲辟而無端被讎隳其世業破其室廬使不得戴毛髮以立天地垂白皓首飲恨吞聲自歸地下豈不痛哉兩月之間祖既背棄弟復夭亡骨肉伶俜親知掉臂煢然孤寡舉目成悲不於閣下是愬而誰愬也夫郈成與右宰未聞有夙昔之驩以片言之合而成分宅之義托者不負受者不慚生死之際古人重之乃爾矧先人忝再世之契於閣下者而能無一引手耶廢棄之人不宜輒以書詞唐突台墀顧身負極寃有知己如閣下者而竟不一吐其私又似敢於自外者然成有深惡焉且先大父易簣時曾以身後不朽事爲托沒不忍背敬以布其私悰至閣下鼎鉉之業不敢頌以貢諛及區區狗馬之懷欲有所陳指以效芹曝者荒迷中亦未敢輒及倘閣下許而教之異日者尙圖以獻諸惟台慈鑒宥臨啟無任悚仄之至

皇明史概自序

朱國禎

皇明之史有刊行者有密纂未行者余不自揣妄有所輯福清公知狀數以爲問京師垂別且談且舉筆凡數百言相付曰以序促書此語妙絕書可促乎促之而其人之才力果足以副乎漫爲之卽草野鹵莽立一名疊幾卷亦足行世而史不可若是其幾也班孟最著不免雌黃才以代分文亦以代降禎何人斯敢爾措手稍從諸書中折衷去取庶幾附于整齊之義工未及半會有召用之命不無作輟意下茫然未幾卽歸歸之兩年風

鶴驚心不復置念又次年福清捐館前言若爲之兆心傷甚良友難負舊緒可尋復自塵中取出略加簡點自念三長非任更有三短昔之名家非父子代嬗卽朋友取資先君子窮經賣志以歿余幸爲此官希成此事踽踽無徒孤鳴之掌不揚半井之窺甚局一也陳鄭雷薛卓卓名家餘都爛然彼此互見良工分之各有獨至拙手合之未見天然二也兩漢而下唐之駁雜宋之陵夷尙不勝書天開我明二祖之締造列聖之範圍中間名世應運綱繆粉飾視唐宋何啻百倍家乘野記充棟面牆三也三短之中復有三厄一多病一善忘一習懶而所幸家居最久閒日頗長姑取以遊焉息焉先後三十餘年不覺積已數百卷矣零掇之如聚沙然自粒而升而石而埤非不勤且多也終不

可以築室有妄人于此將從事焉其九仞而高乎抑半版而廢乎兩戰于中殊不自主庚午十一月痰蹶幾死時年已七十有四念歲不與我福清之訂忽見夢寐且稍稍在人口角莫若因而實之卽以臨別舊稿弁之不復他求彘彘自愧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付之梓人國朝原無野史之禁忝備翰苑參黃扉窺金匱石室之藏自是職掌特以未嘗奉旨不敢進呈題曰史概以別于全上不能繪天次不能華國又次不能贈日半世精神一生事業可謂云爾也已矣

均田定役揭帖

前人

揭爲均田定役以救民命事東南財賦之鄉而杭嘉湖在浙尤重嘉靖以前編審均徭如庫子民阜門廚之類悉僉鄉民應役

朝充夕破重以倭警官吏侵漁公私俱盡於是龐御史尙鵬首
行條鞭法計直徵銀而民力大紓載在名宦尸祝至今可徵也
又議革去糧長以里長收糧彼此互管貧富通融十年一審大
約中人之家應役有期力均時暇不至破家破亦有救當道可
謂苦心地方亦云大幸矣然而法久弊生聖賢不免遲至今日
道以人宏豈偶然哉請先言弊又先言一縣目擊之弊禎烏程
人也辛未之審幼不及詳然創法未久當無甚害辛巳則羅知
縣用敬在事是時豪貴把持首進在圖還圖在甲還甲之說羅
亦利仍舊貫苟且了事民雖憤鬱懼于威刑愛惜身命且力未
甚窮只得隱忍遞至辛卯袁知縣光宇以至今辛丑祖述其說
而民遂大困不可支矣興衰各異偏重不均有一甲全然無田

者有一半畝產而充至數分者有戶絕丁存妄報分數而親族
代當者一僉解戶必至逃亡係籍則百劫不免漏落則安坐自
如凡勢家之佃戶叢僕疏屬遠親與其蔓延之種田產悉據膏
腴畝數不啻萬倍影射那移飛詭變幻三十年來無一手一足
應公家之役無一錢一粒充應役之勞今番適當鼎新之會在
上者皆大賢大良禹望絕命復蘇朽骨再肉而牢不可破殆有
甚焉不曰脫漏何妨則曰斷然不動開口與杖爭辨授枷惟圖
正積賄如山賣免買免報德報讐公然無忌而一種奸猾又從
中把持或子女或田產器具乘機脅奪此誰之責誰之過哉亦
試度五十年來能保閭里間圖甲甲盡如其舊哉當此勢窮
理極之時大奮便民除害之斷力主均田爲民造命參酌優免

以重儒紳均派餘田以恤編戶直下憲牌責以如式弗以批發了事弗以異議動搖弗以已成憚改則恩波與江海同深愛戴共乾坤無極豈不媲美龐公且超而上哉除後項條款外爲革弊均田以救民命事應否會稿通行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緒帖

前人

再照編審之弊不能盡言病根積於在圖還圖在甲還甲兩言重以漏丁不查報頂不允而民之生理盡矣夫甲止數人若係貧難別無援救貧者日貧譬如索酒一盞之中索肴一碗之內斷不終日其偏一也勢家大族實繁有徒團作一處罔上害人富者日富殊無饜足甚至把持官府搖惑視聽正論難伸伸亦旋過其偏二也有一二已故大宦從公存恤未爲不可而羣小

用事形影欺瞞主或加充僕盡幸免卽背畔驅逐之輩尙爾坐擁高資公然不動泰如王侯睥睨自若不知何緣概蒙顧庇其偏三也等則不均威脅愈甚凡貧難下戶止有逃移自盡一路決不能控陳告訴落水病兒一直到底下旣無日無天上亦不聞不見久成者卒難遽改後來者無可奈何其偏四也逃絕旣多勢必累及親鄰展轉扳扯展轉躲避以一害十以十害百以百害千其偏五也凡此五偏猶其大略至於瑣屑罄竹難書故處今之勢別無善策惟均田一節直截簡易若曰便於民不便於宦則一縣極富極多田之家不過數人就中分派大段旣定彼亦無辭儘有子弟奴僕寄莊取羨非士大夫本心而士大夫於優免之內尙未足數者比比可屈指數也今長興金知縣業

行此法彼中士夫素稱強直然已帖帖親認郡中頌金長興者萬口如一豈可行於長興而不可行於各縣哉若各縣不行無論失此機會十年內民無子遺而長興士夫且將援以爲辭異日又將變而歸之民矣可不慮哉可不慮哉千載一時宜汲汲爲之所矣惟仁人君子裁之察之遇其人而不得行則地方氣運正厄小民命脈當斬非人之所能爲也

駁宦戶貼銀一款

前人

貼銀在小民對支其力相抗或可入手若以士夫論頑癡人也只從自身上體貼最急官銀蒙縣主持帖來催亦遜謝待明日矣東修最要緊無所恹然遇節令或散館數日皺眉矣猶曰囊之缺也其以書帕至者每兩賞五分已至微細有不九折八折

者乎折矣有不用新領水絲者乎此雖世套亦人情之常若以貼役持券而至必孔夫子陶朱公合爲一人又當暇閒喜懽時自可立地發出三者少一吾知其必不可得也再從身上體貼門戶非高深也僕從非簇擁也然其人有敢突然至前者乎至矣家人有不索謝者乎拒而有不怒肯再通者乎通矣良朋勝賞雅歌投壺有暇料理及此乎若夫湛思績文或愁冗疾病與留得一錢之時有不告之且去者乎去而復來來而復如故又去又來其人或怨嗟或無狀有肯容而恕且與之如數者乎委之家督督有賢于其主者乎進之必曰官收之官散之官可盡法手腳愈多弊不滋甚乎法當稽其所弊有名無實斷然不可天日在上我輩官法難加民隱難達妻子奴僕皆塗掩耳目之

人圖史文章亦彫喪心術之具無可自致只是出力當差貢天子臣職也替小民鄉誼也消災積德大利也習事練手遠謀也故貼銀之說諸公謀之當道吏之頑決不敢聞命在宦言宦狂瞽之見止此別有高論請問之高品高官者其可

吳興備志序

董斯張

志吳興者韋昭而下若而人僅談氏見明志曰九江勞氏曰婁浦氏而鄉先生唐氏書後見浦之以帝紀紀郡非古也其拘爲表志繁矣大率病勞氏之蕪求以簡勝而刻削不中程使人咨嗟焉往古之蹟寢以微此寓公徐長谷氏掌故之所繇作也志金石山墟因乎談氏勞氏餘則仍其半而博取他傳記附益之其匠之獨者則土風水利雜攷之屬在唐志出較浦氏如秦變

周幾不可復識而間摺徐氏之什二漢沈瑜古遺孝也章華陳之又一泄冶也而不書堂邑令有誅顏尙書西亭有記錄循良也陸魯望賦蠶刺時也亦不書聞栗侯請志乎唐先生先生病矣無何竟不祿其門人茂才王某李某輒成書詭先生草以報或曰其序列先生手定草也或曰否侯屬先王父敘之王父遊先生之門懼失侯指不敢訟非唐氏書敘中第微言病不與聞云而郡之士大夫求故實者俞籍籍長谷氏書歲甲寅余始讀掌故甚偉之迺稍稍取史籍比勘其佚而未甄者不乏也已補之爲一家言得六卷會病書竟罷今天啟甲子相去十年有間居士疾者語及此書惜余不竟其業數責余黽勉將事百許日再得七卷家苦少書間有儲久已佚去又病不能就人借借鮮

應者閔子康侯氏聞而傷之遺子書曰夫神習乎近者其避古也若仇某及竝歿兄懷此舊矣足下不起而成此書足下起而成此書亦可與存古也卽須書某及子京弟人生生甫姪爲役迺出其藏書幾五百種示余又居恆齋中所讀書有關郡事者立書赫蹠相寄或雪夕扣關余輒起篝火寫之凡數月得十有六卷嗣張子殷子所借書亦皆至最後得叢錄一書則康侯及其兄竝歿氏舊所輯也讐余書芟其複復益三卷其白法志及藝文補別行復如干卷而余之補徐氏書始克成嗟乎世之盜稱賢達驕吝滿胸視成人尺寸之美如騶虞殺竊脂穀者豈少哉康侯其幾於晰無我者也書成名曰備志爲徵者二十有六以匡籍譌終之凡某事出某書某人出某書眉列其下人不敢

軒輊事不敢論贊以須夫志乎志者之采焉而已矣後之君子得是書爲唐氏徐氏翼且復乎婁浦氏表志之故愆乎其足述哉然則志如是不已繁乎志也者外史氏上之太史者志而史備志而志竝歿名光德康侯名元衢子京名元京八生生甫名自寅及申皆余同邑人

澗書序

董說

騶衍曰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夫九州之中有中國中國之中有雪雪之中有澗澗眇小哉鄉人董生年二十家甚貧不能裹千日糧徧足跡天下其性情憂愁又不能久鬱鬱因此

土也於是謀所以重大潯者凡生於斯長於斯讀書於斯得四十四人而集其文謂之潯書或曰董生狂甚異時高皇帝版圖海內戶口六千餘萬其以文章名後世不過宋濂等三四人抵二千萬人一人也今以區區之潯一旦得四十四人積累之則縣可數百人又積累之則郡可數千人又積累之則中國可數十萬人伏羲以來未聞有數十萬人文章之士者也此董生之過也或曰愚甚當今謀一方曰禦盜曰賑饑董生既病且憊勿能提干戈備儒將軍之數又貧未嘗推飯飯人解衣衣人飲食二十年矣無尺寸之功於潯獨時時馳騁談說高下百家爲萬緩不一急之章句之事此董生之過也董生聞之曰狂董生者知董生者不知潯者也愚董生者不知董生者也古蓋有里社焉是役也不以古道重大潯而以文章此董生之過也

潯溪文獻序

潘爾夔

志者史之遺也天下郡國之有志也其原本於夏書之禹貢周禮之職方則志也而未始離乎經是故稽分野則馮相保章之掌故也攷山川則山經水注之所賅也紀科第仕宦而識人物之盛衰詳風俗食貨而驗政治之得失綱維名教節孝有書扶植頽風隱逸必錄旁訊藝苑如太史陳風之年泛列災祥如洪範五行之傳其爲書也義類勃窣淵海而壯風雲以視夫方言博物虞初洞冥諸編猥瑣夸誕大有逕庭矣潯溪茗東古鎮也自子盤桓曹溪過而喜之若習有潯者然洎歲在癸未一枝託足潯亦若習有子者遂稔其事蹟上下五百餘年間不難口數

而手繪因復喟然曰潯于今日駸駸乎盛矣平陂往復人事何常自茲以往天地無終窮潯之爲潯伊于何底夫滄海可以改觀而書記長垂不朽且予天涯人也孤雲野鶴安定去來昔王右軍守吳興登歐餘山酒酣顧謂賓僚曰百年之後誰知逸少與諸君昇此山乎因名其山曰昇卽今距潯而西將五十里橫亘道旁層巒縈紆者是夫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因稍爲蒐輯不匝歲詮次成帙以其體例近乎志也遂以名之雖無當于制作之林後此而踵事增華可也其或千載之下陵谷變遷憑此以慰寤歎可也客有譏予者曰志自一統下訖郡縣止耳爲闕里志者以人重也志鎮不幾僭乎且潭丸耳烏乎志子曰唯唯否否夫僭不自予昉也遠不具論近若同川震澤各有志矣

烏成青鎮台爲志矣如云其細已甚無當一映則且與子瞻騶衍之談騁化人之目將蒼煙九點無異著面黑子極而至竺乾氏之說華嚴藏世界淨土香水海則雖四大洲猶不啻滄溟一漚也子又將何所志哉客啞然而笑脫稿竟并爲之序順治元年甲申仲冬長至日松陵潘爾夔友龍氏題

同里延生社緣起

董漢策

里有社社有期會自搢紳先生下逮士庶皆得行之所以浹笑言篤恩好甚便也吾里有異乎他方者則以故飲食宴樂之常爲齋虔禮誦之事大抵習恭敬遠非僻惟以仁壽相期許名曰延生有羲皇之思焉夫太古之世多壽循蜚肇紀人皆千歲降是世愈下年益減於是大齊不過百年或復彫琢天真則短折

時有此無異故古人敦龐淳固而少嗜慾保和守真與道相應
 故往往永年晚近性溺澆浮沈淪聲色毀抉倫常動拂彝度天
 奪靈爽忽瞻西崦理固然也吾聞在昔謚母授道于淨明日斗
 中有孝悌王實主綱紀曾以大道付謚母蓋上天首重孝悌選
 仙賜福以孝悌為上品今之人不務孝悌而欲祈天永命亦難
 矣哉同里主此集者可以悟矣論孝悌以立本養天真以頤生
 更能欽奉星辰遠紹謚母淨明之教則天必報之以大年方且
 小視延康龍漢如一瞬息循蜚春秋又何足云若乃藉此社集
 為沈酣狎昵資將見褻越召罪何福之可求敦倫安素以善始
 終余不能無望于同里焉

滋蘭會約序

前人

士生當世未能行道于天下則當羅俊英廣教學相與明道于
 天下此余與二三子所以有滋蘭之訂也夫蘭稱國香為王者
 瑞士稱國器為天下寶與斯盟者可不自愛重焉諸子勉之矣
 尊經以為徑博學以為畹日浹所聞以為春雨新所知以為萌
 芽植性去邪以為根枝禮以防躬以為葉萼於是優而遊之既
 灌溉之則怒生也勃焉昔人所云闕在芳谷登在清廟豈虛語
 耶諸子其勉之矣抑吾又聞之海隅有草焉曰薜似蘭而非蘭
 使近蘭則蘭焦矣可不懼乎諸子勉之為學去其亂正者而已
 矣樹蘭去其似蘭者而已矣

采真雅集題名記

前人

儒者得志於天下則聚天下之人才於有用之地其未得志也

則養天下之人才於無用之地故一出一處皆足重乎天下夫
今天下猶古也古之天下欲治水火有禹益欲飭邦政有旦奭
欲修軍令有管樂欲縱遊說有儀秦軫緩欲理藝文有劉班欲
選撫牧有韓范然而山林巖岨之間抱奇隱淪之士棲情山谷
未盡見用者代有其人或鬱塞磊落浸淫入二氏則黃冠櫛衣
高自標榜甚至學爲癩殘塊然放廢者不少惟天下人才多故
未必盡用卽用或不足盡其才其人復不肯小用以是坐堙抑
以老未嘗棄世而世主棄之其下又無人教且養焉使學聖賢
之道遂放言異服終不見用惜哉在古已然何況今日且士之
稱爲見用于世者不過乘堅策肥毳衣肉食秉權御威薰灼中
外而已矣得則以誇於人不得則搖尾而乞憐此所謂倖遇也

非所謂見用也所謂見用者器稱其任官衡其材道同則合不
同則去故非其人則不能用我是其人我復能用世一屈一伸
與時推遷龍蟄豹變莫知其端藏機無用大用出焉嗟乎吾未
見其人也時值己午歲交吾鄉同人有采真雅集之訂率皆一
時耆英凡半載一集每集擇勝地講道習禮或賦詩論文恣意
所適與集者詳注半載以來心行課程面質當否時撫古今事
辨得失旣竣各雅歌投壺引觴酌月而散司集者題名其處閒
居學道之暇各治一家如禮樂天官形勝之屬或習一藝如琴
書射算之屬凡題名兼注所治及所習考進退也於斯時也流
矚山水俯仰天地察飛潛之優遊極風雲之變態方且膏沐孔
孟塵土金張古今一息滄溟一粟豈復計世將用我我將用世

哉然而懷苦節者必能建大功遺榮利者必能守道義豫教養者必能希聖賢今使朝焉夕焉幾數十年於茲不少衰則道成而上藝成而下任藝文豈必不如劉班任撫牧豈必不如韓范若管樂儀秦軫緩儒者固不屑道矣使治水火飭邦政雖不敢望禹益且奭豈盡出其下哉夫今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又但見已用之用爲可貴而不知未用之用不可量也然則斯集也正所謂養天下之人才於無用之地者也昔者文中子設教河汾一時魁奇之士如房杜李魏皆出其門宋胡文定公倡鄉學立治事齋遊其門者歷官多治績之二子者善爲天下養士於無用之地明人倫豫聖功能使國家陰食其報而人莫知韓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以爲二子之功亦不在

契下也當今既有可養之人才何患無善養人才之二子與斯集者喜可知已學聖賢則可以用可以不用不學聖賢則不可用并不可不用學聖賢則散在四方亦聚不學聖賢則聚在朝廷亦散與斯集者又懼可知己是爲記

別駕吳季亭先生壽序

曹大斌

生辰爲壽非古也或者以爲侈雖然敬愛其人而稱願其壽若南山之詩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曷嘗不祝以壽況史傳所云爲壽者尤不少則生辰爲壽亦古人未起之禮耳何侈之有乃愚意有進焉敬愛其人而稱願其壽固已不更有稱願其壽而望以不朽之業者乎南潯者烏程之東鄙也僅一聚落而實扼蘇杭之吭夫湖州負太湖爲郡踞湖上流常州居上流之偏蘇州

承其下流在上流者所患溪不入湖在下流者所患湖不入江江不入海其勢當合不當分今制以湖州分府專司水利駐劄南潯殆有見于此乎蓋太湖東南巨浸吳淞係歸海之路吳淞淤則湖必泛溢下流上流均受其害攷嘉興松江地古僅蘇屬二縣與杭屬鹽官之少半今且建爲二大郡分縣十四五此非昔者澤藪之區耶吾恐下流多爲平陸如大小腸壅塞胃必滿溢豈能無害于咽喉故五代錢氏時立秀州立吳江而特設撩淺軍八千人治吳淞其慮蓋在此也苟徒喜田畝之多賦稅之豐而忽于上流下流通塞之故烏乎可愚謂必重司水利者之權而毋掣其肘將大有造于三吳也署別駕吳公來蒞茲土以文學飾吏治人疑公爲屈愚謂苟任公以水利而大布其猷則

不朽之業正在乎此二月二十九日爲公懸弧之辰大斌忝門牆之列不敢以世俗頌言爲諛佞書此質于公幸進而教之豈僅僅桑梓之憂哉

夏編修元配勅封孺人節烈姚氏事蹟 前八

雍正二年秋八月十八日子友翰林院編修夏公諱開衡卒於京師其賢配姚孺人扶櫬南還抵家殉節時冬十一月二十三日相距九十七日云子驚聞走弔樂清先生語予曰子深知亡兒既辱狀其遺事兒婦今又以殉節死不忍使無傳也子其終惠之子拱手對曰敬諾越數日先生手疏殉節始末來已而編修叔弟秀才君又錄生平事畧見示予受而讀之憶昔與編修遊熟聞孺人之賢今其大節如斯固知非一時慷慨者所得同

也謹案孺人姚氏祖仲璋父紳皆松陵耆儒母温生孺人未再
笄而歿有姑適莊氏憐而撫之五歲父娶後母韓十三歲莊氏
姑歿十四歲母韓歿遺四歲妹孺人視若同母父續娶輒死輒
娶者再歷事諸後母情性非一皆得其歡心而事父尤孝父故
貧以客授自給每節序父歸婉承顏色不使父知身是失母女
也族鄰共憫其早喪母既而庭幃無間言嘖嘖曰是善爲人女
當無不善爲人婦者二十三歲歸編修姑吳太孺人前歿已十
年而孺人父亦以是年歿孺人以事父者事舅自傷不逮事姑
以念母者念姑於庶姑亦莫不順與編修相莊如賓編修再上
遂成進士服官京師而孺人留家撫子女庚子冬子患痘殤孺
人痛絕私計夫子羈孤邸舍中饋乏主年逾三十似續忽虛自

顧多愁善病須聘副室以衍繼嗣十指拮据猝難辦此逡巡久
之今春伯氏進士君回籍揀選復與計偕孺人因竭蹶置妾提
攜弱女伯氏護與偕行溽暑炎蒸輿馬震撼女至寓一日而死
孺人亦積勞慘戚抱疴牀第甫痊而編修疾作矣荏苒五旬百
藥罔效籲天請代血淚暗揮逮編修瀕死屢顧孺人哽咽孺人
泣曰君無子果有不諱吾誓不獨生編修頷之而逝孺人勺水
不沾泣聲斷續大殮後伏牀不能起間日強起閉戶投繯家人
抉窗而入解懸救甦孺人叱曰汝輩不知大義愛我實害我多
此起倒是時驚聞遐邇編修之師友咸來問慰或曰扶襯任重
盍姑緩死孺人瞿然曰吾過矣吾死本無庸稍待但遽死旅次
伯氏喪費更難或反淹滯夫子靈輻奈何因勉圖歸計發權而

南嫡媵相依呼號悽切舟之交錯行者羣謂杞梁妻再見也過淮南以衣飾質錢市白綾手縫成命婦服至姑蘇買命婦冠帶擬送棺至墓畢命清流無何停棺蕭寺念非死所隱忍返故廬拜舅訣別曰新婦夫亡無子祇欠一死耳舅泣諭曰爾以無子矢死從夫我命叔子爲爾子爾可無死答曰叔子爲子誠善然長養成立惟叔是賴未亡人何能爲舅復曰爾平日善事我今吾兒死爾又就死不顧老人慘況耶復答曰新婦死舅慘在一時新婦不死舅睹婦思子慘將無極儻舅膝下無伯叔妯娌新婦方代子職亦何敢死今膝下不患無人願舅以義斷恩新婦得速死爲幸家人欲勸止者莫能置喙第用意密防孺人俟眾寢復自經旋爲僕婦所覺抱持解救次早乘靈筵朝奠左右不

在戒妾趙氏毋洩語遂縊死輾轉東向而瞑殆以編修停館處在所居東隅故耶昔張中丞守義就戮陽陽如平常文信國服腦子不死絕食八日不死卒從容就義燕市此皆烈丈夫事也孺人以一女子能之豈不偉哉秀才君謂子曰嫂故溫柔婉淑人也湫隘之宅言笑不聞於戶外妯娌弟妹初不見其忿容愠色接鄰嫗御婢獲亦藹藹怡怡而大義所關志堅金石如此非凡所測也子曰居常則溫柔婉淑純乎坤道及所天隕墜以死相從孺人直行所無事其死志決於編修屬纊時矣聞其三月餘未曾一飯間進糜粥而膚貌不形瘠瘁豈非其素定哉故子於殉節始末詞繁不殺者所以表孺人之意也儉夫村豎有以孺人之死爲過者君子亦鑒其志而已夫死無子決死殉夫尙

南漳志 卷四十一
三
奚議焉至如父遺命以田代奩資後不以歸貧窶中未嘗齒及族邨有急每脫簪珥以周之此猶其小者不具論論其大者足爲內外兩家門戶光誠善爲人女善爲人婦者矣史官傳列女者能無有取於斯文

志館採訪啟

無名氏

南漳一鎮昔爲縣治今屬名區人物芳規自宋以來鬱然相望至於我朝教澤涵濡白衣冠文物以至閨媛瘦著英聲家傳苦節尤爲彪炳餘如古蹟邱墓憑弔徘徊猶堪指數若不急勒一書垂之久遠恐世遠年遙漸至湮沒孝子無所表章名流莫可稽核非所以昭文獻發潛德也且比鄰烏鎮久有烏青文獻播厥芳徽豈可使潯溪大鎮紀載蔑焉貽譏孤陋矧今官設別駕

轉運鹽漕鬱然重鎮更宜宣著表揚以覘風土某等是用各醮修金敦請宿儒名彥擇於某月某日延處御書閣開館編纂凡名宦鄉賢科第貢舉徵辟封贈隱逸名德文苑忠孝廉節貞烈義俠以及緇黃方外有道能文者或係前代或在本朝或屬流寓或在閨閣悉載簡編以垂不朽至於古蹟橋梁水利墳墓寺觀祠宇殘碑斷碣詩古文詞俱蒐羅記載用資察識其界限東至極樂庵西至九里橋南至輯里北至北迴橋凡在四至之中有宜載入文獻者開明事實送至館中訪之輿論僉同卽當登載其有嘉言懿訓家刻私抄以及詩文書籍有關潯鎮者或行暫借或爲摘錄統祈寄送廣資參攷事關垂遠均望同心此啟
乾隆十四年八月

汪志按文中昔爲縣治句譌

南潯文獻志序

張鴻鶴

國有史省郡邑有志潯地彈丸而有文獻亦志例也凡以昭往
示來俾稽古者一展卷而千百載之興廢汗隆瞭如指掌豈細
故哉夫修史者必約而賅核而詳深而不晦質而有章嫉惡而
不諱褒美而不浮此良史也而志之所貴亦如之夫志一方之
事使龔訛而不察其非承舛而不易其弊或失之華或失之冒
皆非所以備攷鏡而垂鑒戒也南潯志自國初潘君纂著夏君
光遠陳君可升莊君學德相繼編輯分門別類體例略具顧其
間遺漏尙多未臻美備嗚呼道旁築舍人莫不姍之余有志已
有年矣而蠡測管窺眈眈自慙雖生長于潯安能備悉潯事哉
敢望諸君子旁搜博採精校去留踵其事而廣大之永爲潯鎮

之信史與烏青志並傳則厚幸矣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孟夏里
人張鴻鶴醴源氏撰

南潯文獻志序

方一熊

距予家三里而近曰潯溪少而遊焉長而足之所歷殆遍其風
土習俗固熟悉已不特此也時而閒居晚望見東南煙縷縷起
與雲霧相雜諦聽之則熙攘之聲盈耳竊私心養養然以爲是
不啻灋鎬鄴杜間也當大有可記者且嘗與里中父老絮談潯
上往事指而目之曰自前明迄今冠蓋者若而人嘉遯者若而
人操著述而擅風騷者若而人心又養養然欲舉而筆之于書
爲潯上佳話無如潯偏隅也無典籍引稽其得之傳聞無證者
什之七卽散之稗官而未可信者什之三地於吳興最稱佳麗

南潯志 卷四十一
不幸而數百年文獻無徵良可一慨戊寅冬於漆園莊子案頭見吳江潘友龍先生南潯志稿本不禁發狂高叫實獲我心讀之頗得志家體例惜其中猶有不醅不備之憾爰取原本復採摭舊聞旁搜說部仍據門類增之削之更與同志細爲商榷顧其間事跡紛翻記錄缺畧而金石碑碣率多漫漶文之雅馴者寥寥不可多得端居窮巷無能遠爲蒐羅或失之挂漏或失之繁蕪祇從耳聞目見隨得隨錄存其所可信祛其所可疑漸積草創取精不多未足爲潘本踵事增華而志云乎哉抑又思之海上三神山非不縹緲靈幻駭矚動心但滄波眼底一瀉泓汨而雲煙倏崩屑大約蜃蛟之氣蓬萊方壺結撰空中曷若曲溪卑阜蝸舍麤籬桃花在水犬吠山坳雖小景不多而閱歷所經皆爲實境卽遙青一抹隱隱天邊矣固知東京夢華不若咸淳志臨安之爲親切也則夫以里人志里事聊以備掌故可也語云不賢者識其小者不其然哉不其然哉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中秋裘莊方熊飛崖氏題于帶湖草堂

重修南潯鎮志序

方 燾

家孟飛崖偶得松陵潘友龍先生所著南潯志初定稿本讀之病其未甚詳贍且抄錄多差誤欲校正而增廣之以成一方之敦史顧寒家插架不多鮮所引證株守村墅襄事無人一人耳目未能周及雖稍加刪潤自憾有漏略之失思協同志漸次蒐羅務期於完美而止旋以病阻藥裏關心未遑泚筆厥後病卒不起齋志以歿回憶兄病劇時舉生平所積筆墨倒篋畀予茲

南潯志 卷四十一
其一也雖殘息奄奄猶以不克成此書爲恨屬予續成因承兄志不敢任又不敢諉不揣譎劣勉詮次之而漏略之失仍不免焉俟博雅君子旁羅曲摭竅啟未逮繡諸梓以期垂久云乾隆五十年歲在乙巳秋七月裘莊村農方燾識

南潯鎮志序

董肇鏜

邱文莊公云世有千載不刊之書而無百年不修之志此言郡邑志也而一隅之志則當路不及纂修而山林筆記往往嗤爲好事焉然生於斯長於斯則徵文考獻其蒐羅較詳其採擇甚確所以前人修郡邑志者卽殘編斷簡亦皆採擇何異野史之得參正史乎潯水左右不獨震澤同川各輯一志矣他如前賢沈平之志烏青龐太元之志菱湖凌桂萼之志雙林藝苑流傳

非徒一鄉一里之幸也潯志始自潘友龍先生疊經夏公樂清陳君補亭張君禮源先後增訂頗覺踵事增華第書無定本未經校刻且迄今垂三十年復多缺略不揣譎陋每就所見所知者據實補錄之然學殖寡鄙不敢出以示人乙巳夏方子淞洋過訪索閱至冬復攜其昆季增訂之本出以示予維誦之餘尤覺詳贍爰參核舊笥遺者補之疑者闕之彙錄一編仍質諸方子互相釐定庶備一鄉之掌故云爾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丙午春三月董肇鏜梅圃氏謹識

書朱文肅自書行略後

張鑑

明季潯上諸鄉先生人品以平涵朱文肅公爲居首文肅旣刻湧幢小品其序張差事云坐以風顛而止浙人皆以爲別調矣

南澤志 卷四十一
同鄉御史李蕃因參論之遂引疾去此天啟四年十一月事也
魏璫語人曰此老頭兒也是邪人然卻不作惡事故較諸去相
恩禮獨優貴池吳次尾曾書其事於剝復錄中由是宵小害之
其爲盜柄東林夥云南司業朱某先之歸德江夏託足後著湧
幢小品伏挺擊紅丸二案得大拜而東林同志錄首列政府六
人亦附於葉向高劉一燝韓爌吳道南孫承宗五人末至點
將錄則直指爲地伏星金眼彪施恩伏之一字卽用盜柄東林
夥語亦可笑也其實文肅立朝不久今自序直閣僅九月建白
固少其居心純白要不可與僉壬同日語視同時沈文定兄弟
遠矣文定旣結客光先以通奉聖弟初與兄忤乃翻刻三朝要
典復借兄以媚奄而得司寇爲人發覺璫亦惡之始罷然則與

文肅相較其薰蕕奚待智者決哉庚寅九月

眠琴山館藏書目序

前人

書之聚散古人以比雲煙過眼本無足異然聚之速散之尤速
未有過我友疎雨者此可慨也疎雨長余十歲與余同遊魚計
先生之門晨夕其筆硯分題角韻靡有寧晷疎雨雄於資而多
家累年未三十卽棄舉業遠遊楚余後雖課誦其家積十餘載
之久然疎雨歸與遊嘗以五年爲率歸則吟詠必多且工詩格
旣道上造詣益深或與談杭州谷林堂趙氏暨揚州玲瓏山館
馬氏諸昆之耽書好客也未嘗不神往焉乾隆壬子癸丑間疎
雨旣以藏書自任吾湖固多賈客織里一鄉居者皆以傭書爲
業出則扁舟孤櫂舉凡平江遠近數百里之間簡籍不脛而走

南齊志 卷四十一
蓋自元時至今幾四百載上至都門下迨海舶苟得一善本輒
蛛絲馬蹟緣沿而購取之故吳門萃古齋既名聞當宁而下此
如竹垞經義攷所云坊朋買友亦不可枚數疎雨既好書而余
又適館其家其家堂構閒曠每秋夏之交設長筵廣坐名花異
卉駢列左右主人命門者延若屬呼儔嘯侶至卽十餘輩余課
經之暇亦相與商榷是非書旣山積眞贗參半鑒別不易其時
同人之與疎雨洽縞紵者如楊秋室范白舫計秋琴蔣嗜山間
亦過從或有所得傳觀以爲賞析自此疎雨之書固已不啻數
萬卷矣如是者有年余以召試附公車北上疎雨尙以購書爲
屬明年余被放南還知所藏益不止至之次日走謁其庭則錢
宮詹竹汀方挈其婿瞿木夫來訪蓋宮詹耳其名因修志長興

而過閱其藏是日徧檢羣籍余亦與之同飯備聞宮詹論舊槧
陶淵明集及吳氏吹豳錄皆娓娓可聽及暮宮詹歸權復假中
興禦侮錄及皇元聖武親征錄等書以去由是東南貯藏之家
輿汲古之士如錢塘何夢華嘉興鮑淶飲接踵而至所得之書
益精且美其時又適值盧氏抱經堂吳氏瓶花齋讐校精本散
出四方於是疎雨所收之富又越從前數倍余自因衣食奔走
旣允儀徵阮中丞之招頗不能久留盡發其藏而讀之出門之
日疎雨復申前屬至今目錄中如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卽余轉
託夢華鈔自進呈副墨者也余至武林節院天子方右文稽古
凡浙撫所進文瀾閣未見之本於大內築宛委之庫以庋諸其
所經進余悉預編校之役方謂從此可以飫疎雨之嗜好而滿

其求必有足以裨益貯藏何圖癸亥之秋一病長臥遽得著明凶問耶疎雨旣歸道山其家不能收拾子幼爲人熒惑舉十餘萬卷之書一旦昇之他人秋室題其身前訪書圖云自古圖書厄多經劫火亡未聞豪賈奪舉作債家償洵實事也猶記阮中丞搜羅時因夢華之請將置寫官於其家余恐其以孀母孤兒或竟投諸水火方謀兩全之策不謂其飄風好鳥變幻若此之甚斯可歎矣昔曹秋岳爲絳雲樓藏書日序歷數虞山賞鑒之精至割裂名人文集以供伯喈修史之助黃梨洲作天一閣藏書記歷序吳孟舉黃葉山莊買書之事自失衛湜禮記集說至與夫己氏終身相詬病然則收貯之富在當日人或未必盡知及其散亡人轉得按圖以索其駿大抵然歟今年余病肺倦遊

將求數武之園築室讀書以肆我志過白舫齋頭則所藏舊目與估估帳籍宛如昨日痛盛遊之難再悼勝賞之莫償失今不治并有與此目同歸漸滅者因破十日之功與白舫秋琴嗜山訪其大略編爲一目無濫無欺其中實有足以備金匱石室之講求啟陳農苗發之夢想者豈第王涇大唐郊祀一錄同於煙銷灰燼屈指其間不過二十餘載世故之難問已如此之速可勝悼哉此書之失不特吾人同社眼福之薄卽謂吳興山水精英不能蘊此奇觀以拱後來之抉摘奚不可也疏雨姓劉氏名桐援例授州司馬眠琴山館其所居東廂藏書之地

漏霜和尚茗帚圖跋

前人

高士董若雨先生名說爲鑑曾祖母之大父以明季諸生隱於

南澤志 卷四十一
禪曰南潛曰漏霜曰寶雲皆鼎革後所取以自號者也先生於
學無所不窺易象天步皆造深邃當順治初載南嶽和尚退翁
法嗣徧天下而其中之賢且著者莫如正志大瓠兩首坐正志
居華山卽前大學士熊嘉魚開元而大瓠者乃宣城故監司沈
壽嶽之子名麟生其後居姚江者也一時志節之士有託而逃
率以興化退翁爲依皈辛卯之難寺中星散先生獨負篋杖策
入山以從由是東南名宿益高其行遂繼熊沈兩公鼎立而三
蓋自甲申乙酉之後大江以南世家子弟如崑山顧咸正兄弟
長洲文震亨父子餘姚孫碩膚烏程溫寶忠其大節昭著炳若
日星外此則無錫張雲巖有警桐城方無可以智亦皆染衣處
晦抱節山薇抽身火宅之中匿影金沙之側然則先生之於宗

伯亦可謂不墜烏衣馬糞故家喬木者矣此圖殆作於雙樹拂
衣之始去堯峰退院時尚遠觀其題句有抑塞無聊不可思議
之概而精采炯碎眉稜黝墨此非得其神髓者不能也憶鑑於
十二三歲時先生曾孫有金銘氏者與鑑之大父爲中表弟兄
每當歲首元辰率董氏羣從慶拜於高暉堂之後閣見所縣海
山呂氏畫漏霜聽雨圖面目略似金銘而實與是圖無異惟兩
顴以下微殺蓋又後於是圖數歲古人言一族之中三四傳後
子孫必一人酷肖其祖宗之容貌者觀於此而益信矣今聽雨
圖已別屬余曾跋其尾而惋惜之是卷幸仍歸董氏此皆吾潯
遺文墜簡不獨增光志乘已也名華妙寶其什襲又當何如耶
嘉慶庚辰十月病起將暫遊廣陵恩恩書記

若雨先生畫像記

前人

此有明遺老若雨董先生聽雨小象先生爲吾鄉故家子弟丁明之季世卽棄舉業爲緇流以老州郡屢就聘之不獲見其志節可憫矣鑑曾祖母出董姓爲先生長子裘夏公女與吾張氏世有潘楊之睦憶童時值上元節至高暉堂卽見先生此象未嘗不肅焉加敬今董氏出先生後者家勢日頽而先世舊物益爲灰燼是圖爲海山呂學所作上有自跋爲其弟子紀官馳寄舟居綠聽不勝浮沉身世之感圖今藏計氏秋琴館鑑嘗揖主人而告之曰此里中高士也盍善弄之翌日秋琴主人復於故紙堆中得餘素齋稿以示鑑蓋卽紀官大韶所撰內有丙寅五月六日寶雲和尚示寂十三日往哭龕下詩鑑益喜其卒事之

有攷也并屬秋琴錄其詩於後先生棄世故後事多不見稱於人惟全謝山南嶽和尚退翁第二碑著其大略其著錄之書甚多茲不具述退翁姓李氏名宏緒揚之興化人乙丑八月

張閒鶴畫蘭跋

前人

湖志載閒鶴性簡曠嗜飲少進輒醉醉輒畫蘭勃勃出生氣友人陸子黃嘗得所畫懸之素壁忽發香滿室因額其居曰蘭室所記與墨香居畫識不殊惟璜作黃蘭堂作蘭室異爾然志有閒鶴詩鈔不曰夕佳樓詩鈔余嘗爲同里吳氏作所藏法若眞等畫秋江圖跋一時遺老題詠如董若雨倪伯屏黃九煙呂石山張爾就閔雪簑不能悉數至閒鶴則云辛亥三月七日十峯樵張道岸時年已四百二十甲子矣溽上夕佳樓奉贈秋江道

兄楊子凌雲氣超然不可疎清風融物累眞宰入黃初木落山容見波平帆影徐坦懷歌爾汝靜對若憑虛夕佳樓吾潯旣莫知其處而詩鈔世亦尠見至辛卯爲康熙十年上推甲子閒鶴生萬曆三十年詩錄言其曾爲諸生蓋已七十歲矣詩似夏古丹魏雪竇畫亦神似宛山樵洵足寶也道光壬寅秋潯上張鑑識時年亦四百五十甲子矣

范白舫潯溪紀事詩序

前人

南潯一聚落耳名不載於地志自宋人小說昉之逮元戴表元乃著之於詩至正重修南潯城碑遂有鎮儒學之設而文獻闕焉不可謂非鄉土之羞也鑑自少病潘氏舊志體例之妄紀分野表科目幾同優孟衣冠虎賁言笑思與二三友朋改作之則

吾白舫實有同志當是時里中故交劉疎雨方爲聚書之舉余適館於其家白舫朝夕過從兩人者常左右焉披檢叢殘上下議論余牽率舉業或得一編值有關潯事者輒怦怦爲之心動白舫則直刺取其所以歸己各奔走衣食眠琴山館藏書十餘萬卷旋亦煙沈星散泊余歸家已杳不可復問白舫橐其稿行萬里攬槩爲山川之大且遠客十餘年比還漢陽乃先梓其成書寄余洋洋灑灑益見其腹笥之富明年東還復出此屬序讀之則昔人一言一行遺聞佚事靡不畢具不特潘書從此可廢卽十餘萬卷不啻如在目前緬懷往昔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者昔竹垞在潞河憶故鄉土風成鴛湖棹歌百首人但驚其博洽不知其初亦欲撰禾錄而未果余猶及見其手校嘉興府

南澤志 卷四十一
志丹黃爛然以不復得張元成書爲憾則讀白舫是詩當無以異也如比諸夢得竹枝鐵崖樂府抑末矣若夫體製之巨文辭之工淵明懷南村舊居子美弔西川古蹟有全集在子曰違山十里蟋蟀之聲猶在於耳亦姑自其近者始之則此詩非余序而誰序之用不敢辭書以諗讀是卷者乙未閏六月

書處士董孔彰逸事

前人

董處士孔彰名嘉言鑑曾祖母之姪也世居潯之豐草庵父士驥祖未會祖說皆以博洽工詩爲遺佚以歿詳董氏詩萃處士自少嗜學不習舉業不喜著述間爲小詩亦不存稿日鈔書自娛生平所寫古書不下數千卷與歸安茅茂才星來善茅精注疏之學有疑義輒往叩處士處士誦其詞琅琅如夙習覆按之

不遺一字茅亦自以爲弗若也鑑童子時家有處士所鈔吳興藝文補高五六寸許格密行疎精整可愛旣而爲中表兄弟取去後又於他處見別冊與此無異詢之董氏散佚久矣夫世所稱學者目不識九經難字挾兔園冊以取科名者不知凡幾求其積學好古雪鈔露纂如處士萬不一得而處士竟湮沒不傳此可歎也以是書此以著之星來號鈍叟通三禮爲方望溪王牆東所推許

羨銀定價議

沈登瀛

爲賦稅暗加仰祈定價以甦民困事竊考府志田賦烏程之田每畝徵地漕截折銀一錢四分七釐零非特比之歸安長興德清爲多卽蘇松漕糧甲天下而條銀猶不及烏程此先儒鄭元

慶所以有重賦考之作也顧民之病不患其數之多而患其數之無定遠時不論嘉慶二十年間每銀一錢合制錢百八十文左右今則二百八十有零矣曰銀價日增也然嘉慶時櫃價百八十市價百二十是羨餘六十爲加五費今櫃價二百八十市價百六十是羨餘百二十爲加七半費不過二十餘年之間正價增四之一費增以倍有增無減再幾十年不可復問矣夫國用不足而行加賦亦有定制今國無分毫之增而民受暗加之累豈非歸于州縣之私橐吏胥之蠹飽也哉古者聚斂之臣墮下以益上猶不可有況剝下以肥己病民卽所以病國其害何可勝言然則非定價不可顧定價而市價有低昂價低則病在民價昂則病在官惟額徵之銀仍隨市價羨餘之銀定以錢數

永不加增約以嘉慶時六十文爲準每銀一錢外費六十今市價錢百六十文合爲二百二十文將來市價有增減則百六十者隨之增減而六十文仍舊也夫漕糧耗費較重不過加二半今有加四之費亦至矣極矣如此公私兩便民困稍甦否則價日增而欠日積亦何益哉今治下呈控者紛紛然皆不審上下之情而爲一偏之見將何折衷故敢私議之如此湖州府學附學生員沈登瀛謹議

汪曰楨按賦稅之法欲禁貪吏不得侵漁必先使廉吏不致虧累倘立法之始專爲民計不爲官計則異日必藉口虧累妄有紛更且勢必變本加厲而民將益困非可久之道也沈氏此議可謂能審上下之情而斟酌得中矣然更有進者每

畝漕白之額吳江震澤最多而烏程卽次之至條銀之額則烏程甲于天下蓋漕米之重以正額之外耗米屢增而條銀之重則以正額之外截銀未減也胡李二府志田賦門攷其源委甚詳意謂耗米不可更增截銀大可議減恐閱時旣久民不知其由不敢與胥吏校官亦不知其由不敢與旗丁校故特爲詳攷以示後人當時秉志筆者思深慮遠斯眞仁人之言也歟夫截銀一款原非正項錢糧有損民生無益國課故他處多已減除獨烏程分毫未減豈非向隅縱不能盡數豁除亦當減其大半俾民無重困而留其小半俾官無虧累則催科易舉民欠不致滋多此足民卽以足國之長策也沈氏謂正額用銀羨餘用錢銀隨市價錢有定數固屬不易之論至云民不患數之多則未免語病不過就事論事所謂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耳若後之賢士大夫志在裕民生以培邦本破除成見不爲苟且目前之計者更當取府志之言而熟籌之也

南林鄉前輩私祀錄序

前人

道光丁亥之冬亡友盛君眉庵歿期月矣金丈山甫撫事感懷謀于瀛等欲公祭之孫君愈愚曰匪直盛君可念也猶有前輩在且同人未集不如俟之來春越明年正月之吉集於妙境庵祭者北硯施先生書城邢先生及眉庵爲三人又明年己丑之春邀張丈秋水爲主祭惟時紀君師泉謀所以廣之且議每歲一舉於是公舉九人曰九煙黃先生若雨董先生草亭周先生

白雲紀先生南江董先生散木謝先生敦山曹先生菊町董先生秋室楊先生張丈留心掌故遺文逸獻無不備悉特舉二人曰孟樸孫先生鈍叟茅先生皆潯上寓賢眾所不知者也其爲十四人然是議出自倉猝庸有未盡且師泉必斷自明以來故所舉止此瀛與紀君石齋頗不以爲然屆庚寅祭期議增朱文肅公數人張丈金丈以是舉宜闡幽達者可舍焉石齋曰非也此雖私祀實公祭也當論品學不必問窮達所祭諸公未必有過於文肅文肅之不祀鄉賢已爲缺典況里中之祭烏可舍諸議久不決於是止增四人曰友龍潘先生爾就張先生瀛所舉也曰翹如王先生石齋所舉也曰南谷董先生眾公舉也合前祭凡十有八人先是兩祭愈愚有詩紀其事至是張丈和之并

繪精廬小集圖愈愚復爲文記之因謂瀛曰文肅諸人宜增也瀛請其說曰妙境庵古薦福祠亦曰厚德庵文肅之家庵也庵後舊有文肅祠今雖廢而我等祭于其庵是於文肅爲地主烏有祭其地而忘其主乎此不待議而當增者也夫文肅最達者也達者可增則諸公亦以次可增矣子其考諸傳志將諸公行事彙爲一錄以備同人採擇焉可也瀛不獲辭於是發所藏書採摭各門其著者徵諸史傳次則郡邑志鎮志其隱僻者更徵之各人詩文集忠義則有張柳莊朱公申有子諸先生名宦則有紀明齋董青芝朱平涵諸先生隱逸則有史約之趙心山諸先生文學則有余月山董遐周趙長文陳雁宕諸先生寓賢則有龐夷簡袁胥臺李臨川王元趾張西廬諸先生於元得二人

明得十四人國朝補一人凡十七人合前十八公統為三十五人各本原文不敢妄加潤色惟合纂接續處及無傳者不揣固陋略為補綴極知棄取尚有未當然不過鈔錄一通備諸先生之增損豈敢以徵文考獻自任哉錄既畢為之識其緣起如此其同人所有詩文亦附錄於後道光十年歲在上章攝提格橘壯月後學沈登瀛敬述

南潯著述總錄序

前人

湖州府志著述本鄭茵畦先生湖錄分經史子集四部以類相從叙次秩然縣志鎮志則以時代相次蓋一郡之大人物既多著述亦不少若一邑一鄉則不能備焉今亦仍其舊第其人著述多者原以四部為次略者詳之闕者補之其寓賢之書舊志不載或載而混于土著之中瀛仿蘇州府志例補錄于後又譜錄一種雖有粉飾然世家望族一方瞻仰不可盡沒但撰者不一人續者不一時有難以時代分者因與流寓閨秀方外並為一卷極知寡陋遺失良多所冀博洽君子勗其不逮云道光十有八年孟秋

南潯鎮志序

范來庚

南潯為烏程縣之一鎮自秦始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以烏程隸會稽郡後雖代有沿革而潯邑之屬烏程未之有改其地無崇山列嶂而天目諸山眾流奔赴如百川之歸海者胥經於是帶縈環繞然後東注鴛湖北流笠澤而苕水所挾之支流皆安紆而有所滙矣形家言水之所聚即為地氣之所鍾宜

其闖闖雲屯煙火數萬家非他邑所可彷彿人文蔚起代有作者顧自宋元以前潯邑之專志無聞唯明潘氏爾夔草創鎮志繼有夏氏光遠陳氏可升張氏鴻寯方氏熊方氏燾董氏肇鏜校錄共約十餘類皆未付梓求其原藁已渺不可得原諸公之意大約精益求精不敢自是勵校正而未刻然自明迄今二百餘年之事蹟遂因以無傳則豈非矜慎之過歟來庚不揣固陋自弱冠以來卽有志於此書以爲吾生旣不能遊覽四方求天下之名山大澤以自壯而桑梓之鄉先人釣遊之地其風土人物茫焉莫辨不幾于飲水而昧其源數典而忘其祖乎用是旁搜載籍博訪通人雪鈔露纂蓋亦有年積成卷帙其體例略仿永清縣志分爲十門曰方輿曰建置曰會貨曰官師曰典禮俱

官斯土者所藉以興利而除弊也曰人物曰選舉又居斯土者所可以觀感而興起也曰祥異曰藝文曰雜著則又好古者之所資以考鏡也竊有鑒于前人志書之散佚不欲使其事之可法可傳與其共見共聞者自茲而淹沒故付之棗梨雖其間或有舛誤要可俟後之改正或有遺漏亦可俟後之增續縱我不能爲之重定而葦路藍縷之創後人猶可據依而潤色之也書旣成爲述其緣起如此且有望于大雅之匡其不逮云爾道光二十年庚子春日里人范來庚耿臣氏識于潯溪後樂居之南窗

華笑廡雜筆序

孫燮

華笑廡雜筆者白舫范先生記其讀書之所得也兼及生平閱

歷而故鄉文獻在其中藏之篋笥未嘗示人甲辰夏先生以客久將挈家歸南潯已買宅忽中變不果心鬱鬱不樂令子小舫欲慰其故鄉之思舉以付刻刻成先生寓書於子請序之夫纂輯舊聞子部雜家之屬所以辨羣言之異而集眾說之成亦談藝者所不可少先生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與四方英俊交友其聞見之廣迥絕等倫而中年入蜀當教匪亂後晚歲寓居揚州會英夷直入長江兩遭大變皆驚心而動魄誠不可無所述以詔後人卷中所載凡前哲嘉言近時災異巴渝物產荆楚人文以及讀書識字之指南一物一名之辨證莫不咸在堪輿術數亦略述一二而其用意之最善者有三焉稱殉難之奇烈以教忠義也網遺聞之放失以備掌故也表著作之苦心以傳朋友

也予嘗怪大兵之下江南松江嘉興皆勞攻戰而吾湖取之獨易及讀先生此書乃知乙丙之際奮螳臂以當車軸苕溪一帶未嘗無人吳興一郡始於吳此書開卷卽備列自吳至元明地志數十家使後生考古得窮原而竟委而前輩温晒園鄭子餘陳無軒著作可備吾湖之掌故率多散佚先生老友施揚老先生身歿無子亦有遺文零落之歎非先生此書其殘篇賸簡世將無由知之至我友沈柳橋留心鄉邦故事而著書未成先生特取其二篇載之姓名遂得附前哲以傳宏獎之風足使銜感泉下蓋先生此書作於遠遊之日所謂三善原非僅在一鄉而吾鄉之受益尤大先生思歸故鄉而終不能得天也因先生之不得歸故鄉而遂有此書之刻使故鄉之文獻得傳亦天也自

古魁儒碩彥非獨詩文雄一時而偶然劄記亦足傳世而行遠如汪鈍翁以文名而有說鈴王阮亭以詩名而著居易錄香祖筆記等書當世咸奉爲拱璧先生此書將無同予病廢十年不能出門一步幸得先生之書而讀之時時想像楚蜀間山川雄壯以當臥遊而油生水中火出井底宇宙怪怪奇奇之事先生得之目而因筆於書吾輩讀其書而大快於意蓋不啻發醢雞之甕而引井蛙以觀東海爰不辭而爲之序云

汲古閣寫本滏水集說

施國祁

上章涪灘之夏劉疎雨出此本示余曰觀其字畫之峻整烏絲之明淨非毛鈔不能是可寶也余以山館珍藏本不敢假僅取其次者而讀之今年春過之小疎姪復出以見示煥若神明頓

還舊觀知爲寶惜傳世者未忍與諸書散去繹其諱令定爲國初所錄且通幅結構多帖體與今行世本中州集如出一手爲汲古寫樣無疑閒閱諸古體本諸離騷參以莊列荀揚極以坡谷而雜入於佛老歸潛云公性喜佛老晚年頗畏士論擇其文主張二氏者削去而行間道錄禪偈徵引錯出何耶諸史論亦平平無奇遺山云公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不拘繩墨亦似有不概於心者惟遊華山詩爲裕之龍山詩之脫胎新體戒諭爲欽叔百官詔之藍本想見當日遊從諸名士羣然推仰奉爲科律如此再考古詩遂初園八詠止載六首而記中尙有悠然臺味眞庵二目豈元闕抑脫鈔耶外如送楊叔能關中詩引省齋銘遺山弔楊善淵詩續夷皆不見若裕州學記有升孟子曾子

於堂而子思子傳中庸獨不得配云云按禮志大定中始遷孟對顏至曾子絕無升配事良係胥手倒曾子二字之誤又據次本卷首有楊文獻元序茲則前傳後銘而已今錄呈可精寫補入讀凡數過計正字削字補字約及二百惜案頭無他書可證挂漏不免耳曾記往歲存德堂中主人揮金購書估直逾倍琅函祕冊無是□□而前武林金閭諸賈與織里買書家爭先求售溪上檣舟恒滿每當風日晴美花樹盈庭酒炙茶煙嘉賓列坐相與辨舊刻校足本商略古今以上下其論說窮日夕不休所蓄益富聲譽且益高耆德如錢竹汀先生欣然扶杖一再過之并許作山館藏書記載一時盛事回視前朝顧玉山項墨林諸大家殊有德色轉瞬未幾而主人逝矣館書座客散如浮雲今所遺架上者干之一耳春窗點勘燈炮眇昏老淚涔涔不堪回首惟小疎爾時荷衣出拜或未悉知上事余以老友殘年感深思舊附述數語庶知尊甫先生襟期浩落學識淹通度越尋常如此而今豈可得哉書歸其善保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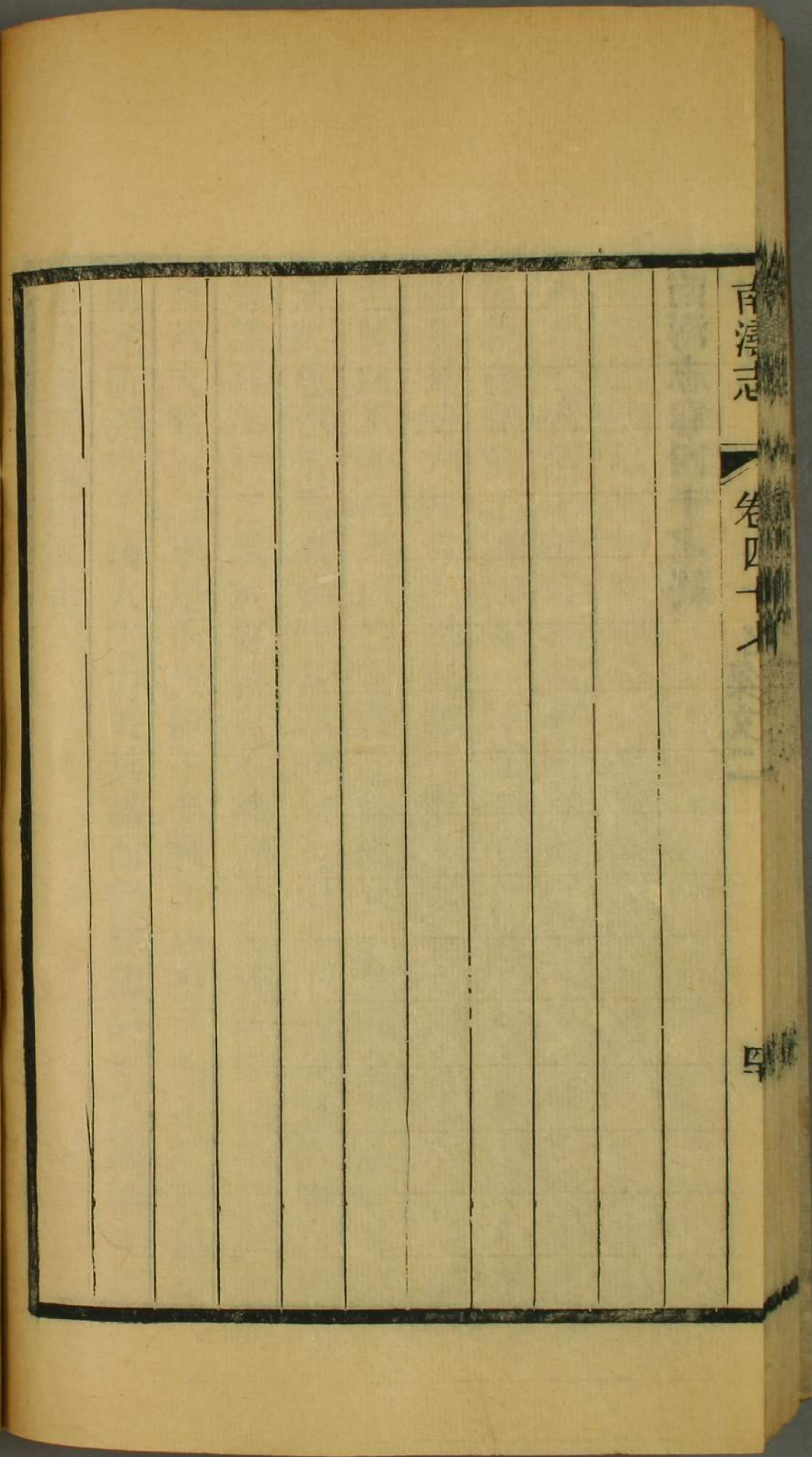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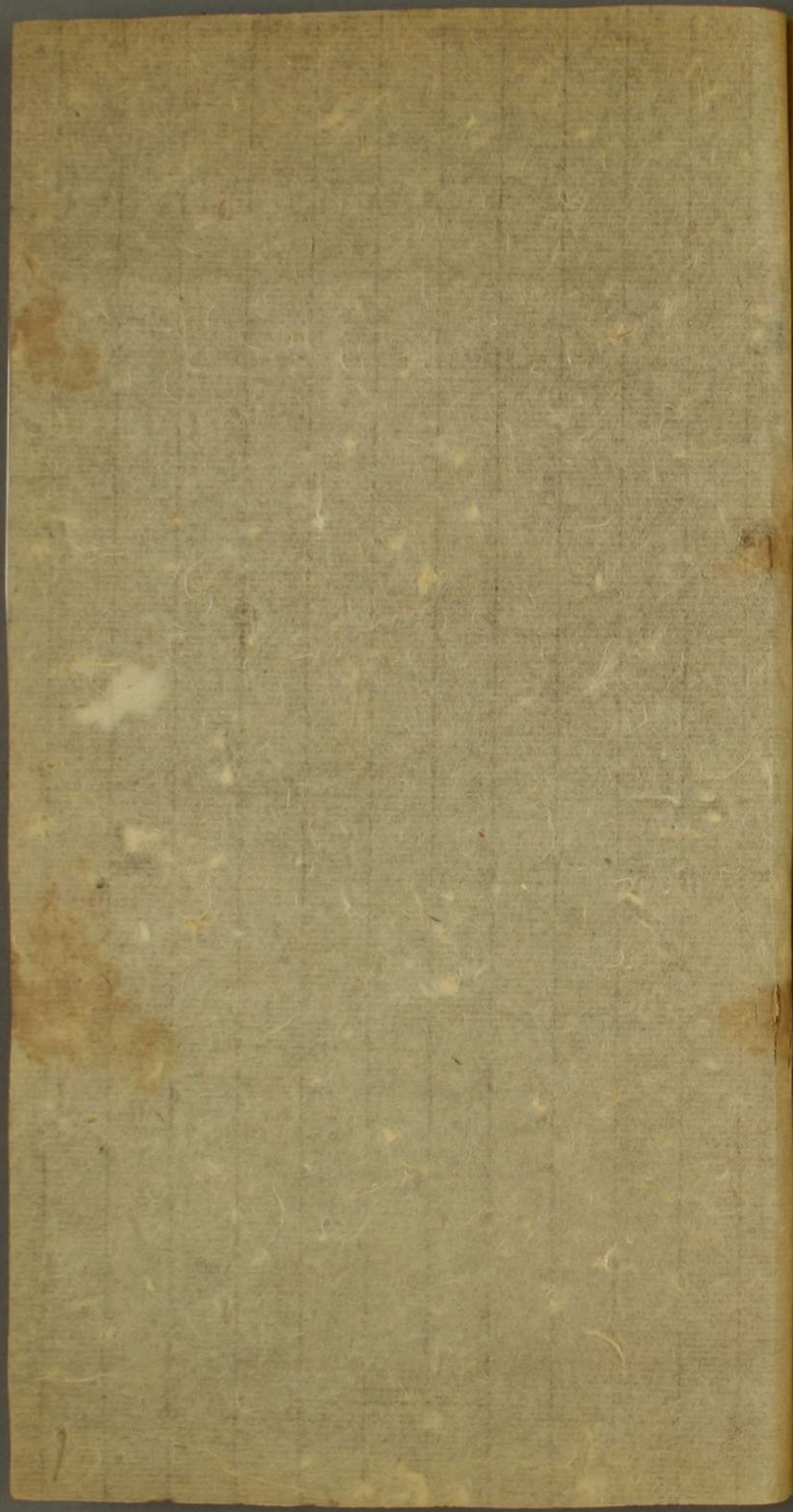
南潯育嬰堂徵信錄序

汪曰楨

康誥曰如保赤子而戴記釋之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蓋凡事不外一誠卽保赤之道亦唯曰誠而已矣誠則無僞盡其心必能殫其力也誠則不息奮於始必不怠於終也南潯鎮留嬰堂康熙中始創于極樂菴未幾卽廢雍正中復建于船場浜未幾又廢余讀董帷儒徵君碑記及月峯紀氏補救說當時未嘗不盡心殫力然卒不免始奮終怠者何也豈不以後之人不

南潯志 卷四十一
善繼續日久陵夷而馴致盡棄其前功哉吾鄉自遭粵匪之擾
閭閻煨燼田萊多荒收復以來同鎮諸君經營數年百廢漸舉
而凋瘵瘡痍未能盡復貧家育子者多艱于乳哺於是諸君有
復設育嬰堂之議卽筴一圩義塾故址擴而新之有業者捨資
能事者助力數月之間規模大備其處事也密而不苟其用財
也豐而不濫吾因以知諸君之能盡其心能殫其力而始奮必
無終怠也惜爲微祿所縈羈縻數百里外不獲與諸君分任其
勞然喜諸君之誠於好善有不能已于言者故序諸徵信錄之
首若夫實事以求是而無流于僞毅力以持久而不至於息是
則尤所深望于後人之力矢其誠而善爲繼續也已同治九年
正月撰于會稽學舍

南潯志卷四十七終



百濟志

卷四十一

四

